在黑暗的夜空中，有着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城市，人民原本幸福的生活着，没有压迫，没有饥饿与折磨。

直到有一天，外来者闯入，打破了这一片和谐。

“哼哼~今天顺路买个雪糕吃好力~”亨德里森学院外，一条小小的灰狼正一蹦一跳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但突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从身后驶来，然后硬生生挡在小狼的身前。

“看起来抓到了可爱的货物呢，给我装起来，别让他叫”一个身穿华服的龙兽人翘着兰花指捏着八字胡，用打量货物的眼神看着满脸惊恐的小狼。

学校的周边有很多人，有同级的学生，也有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但他们都用一种习以为常并带着同情的眼神看向小狼。

“救...救命！唔！”小小的灰狼恐惧的看着龙兽人，他试图发出求救，却无人回应，路人们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又从车上下来的龙兽人捆绑住手脚塞进后备箱里。

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小狼就像是从没有出现过一样消失在学校门口。

但在人们不知道的地方，时间停止了流逝，整片大陆脱离了地面，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分崩离析，而是仅仅这一片大陆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剥离开。

但也在此时，天空中一道流星划破天际，犹如一颗种子被栽种到土地之中。

“拜托了，帮我带他回家吧”

空气中，不知是谁流下无名的泪滴，不知是谁在狂笑，又不知是谁，在黑夜中献上无声的忏悔。

愿望带来名为希望的种子，痛苦则让它生根发芽。

祝你生日快乐~🎵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狗了，有什么意见？”深夜，一条青橘相间的龙兽人闯入一间民宅。

祝你生日~快乐~🎵

地上的父母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蓝莓奶油的蛋糕上沾满了一丝丝鲜红，那是父母的血迹。

“获得我这样高贵的主人，便是给你最好的生日礼物，小东西”龙兽人用自己的下身狠狠的顶撞着，张开嘴巴对卧室床上那小小的狸花猫说着，将父母精心准备的礼物盒大力撕开丢到一旁。

小家伙原本可爱稚嫩的面庞已经不成样子，一块块的淤青被留在他的脸颊。

他麻木的侧过头望向对面楼，橙黄色的灯光下，一个温暖的家庭，隔壁的小萨摩同样在过生日，他的爸妈温柔的抚摸着他的脑袋，与自己颜色刚好相反粉红色的草莓蛋糕上正点燃着蜡烛，等待小家伙吹灭。

“我在和你说话”龙兽人一巴掌打在小狸花的脸上，本就在换牙期即将掉落的乳牙在这一巴掌下全部掉落，但狸花没有动静，他就这样不哭不闹，也不反抗，任由对方施暴，只是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窗户。

龙兽人名叫落夕，他很享受这样，欺凌弱小给他的快感让他满足，哦...或者说，他也只能欺凌弱小，不过这些也是后话了，他将口袋里的项圈戴在小家伙身上，拖拽着他离开。

昏暗又脏乱的酒店后厨，一只灰色毛发的狼兽人正收拾着灶台上的垃圾。

等他将所有的垃圾都丢进垃圾桶后，又被那凶神恶煞的经理使唤着去给前台的顾客们倒酒，用凶狠的眼神偷瞥了一眼经理，慌乱之中一个玻璃杯子被他摔在了地上，清脆的破碎声还未散去，严厉的责骂声便随之而来。“亨德，再砸一个东西你就永远别想着休息了！”经理愤怒地吼道。

“是~对不起……”亨德说着重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杯，又不慌不忙地将一旁冰桶里的冰球塞了几个进去。

“快去给客人倒酒！磨磨蹭蹭的……”经理又骂了几句难听的话，可这儿没人会同情亨德，因为他只是经理的奴隶，奴隶挨骂是理所应当的。

亨德端着托盘小心翼翼走回到了前面的吧台，照着客人下的单据开始准备起了酒水。

他稍微松了口气，至少在许多尊贵的客人面前，那大喇叭经理不会再大吵大闹。

“喂，那边的小东西”平和之中带着些许轻蔑的声音响起，亨德转过头来，这样的称呼一般都是在叫他。“是…您需要些什么……”转过身来的亨德看到不远处坐在吧台上的那个人，显得无比张扬。

而在那龙兽人身边还站着数位宛如保镖一般的壮兽人，如众星捧月一般保护着他。这类人一般都是贵族，可千万不能伺候差了……亨德一边想着一边捧着本子和笔跑到了龙兽人的面前，同时稍微压低上半身以示尊敬。

“给我来杯龙舌兰日落，要加柠檬汁和仙人掌汁的那种。”龙兽人带着戏谑的神情着递出一张钞票，上面的面额是亨德从未拥有过的巨大数字。

“是，请您稍等。”亨德收下钞票后立刻给龙兽人找了零，几乎用光了收银台里所有的零钱，然后又转过身去开始为龙兽人调酒。

“您不需要吃些东西吗，落夕少爷？”一旁一位保镖低声询问道。

“这种酒店，后厨里恐怕脏的不成样子吧，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还有，谁允许你对我指指点点了？就算是我老爹的命令也不行。”龙兽人轻蔑地瞥了一眼一旁的保镖，保镖立刻躬身退开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酒店能见到世间百态，才值得我来看看。”龙兽人环视着周围，有因为赌博大输家财而在酒店里灌醉自己的人，有想要竭力讨好虚伪的恋爱对象而强撑着点贵的酒的人，自然也有和他一样富足悠闲，前来享乐的人。

“您的龙舌兰日落，请……”亨德端着漂亮的水晶盘子朝着吧台跑来，结果在即将到达的时候突然脚底一滑，大叫一声摔在了地上，托盘和酒杯也砸在了地上，巨大的声响一下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靠！…疼……”亨德揉了揉自己的脑袋，在他发现自己没怎么受伤后松了一口气。直到周围的议论声让他重新抬起头来看到了面前的落夕。

橙黄色的鸡尾酒在落夕的衣衫上留下了一滩巨大的痕迹，看起来真就像一轮日落一般。

看着橙色的酒水顺着落夕的毛发滴落，亨德愣了一下，紧接着他就被落夕的保镖提了起来。

“真可惜，原本还打算给你点小费”落夕重新转过身去，“把他扔我房间去，晚点我来处理他。今天我必须要喝到酒。”

“是。”一个保镖直接粗暴地捂住了亨德的嘴，另一个保镖抬起亨德的双脚，将他搬出了人群。

刚刚在落夕身边的保镖则是上前与刚刚赶来的酒店经理交涉了些什么，没过一会经理便端来了一杯酒店里最好的洋酒，还在一旁不断低声下气地道着歉。

保镖们一路将亨德带到了酒店的最顶楼，这里是亨德从未踏足过的区域，就算作为服务员他也不配为顶楼的客人服务。

到了顶楼走廊的尽头，保镖推开那扇华丽的大门，将亨德直接丢了进去。

亨德被摔在了地上，可总统套房的地面都铺着软软的地毯，他反而没怎么感觉到疼痛。

“你最好给我跪好。”丢下这句话，保镖就都退了出去，留下亨德一个人在这金碧辉煌的房间之中瑟瑟发抖。他只能听那保镖的话在地毯上跪下，因为他想要活命。奴隶被虐待，打骂早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

想到自己曾经作为别人的奴隶被每天殴打、辱骂，他长叹一口，无所谓地跪在柔软的地板上，享受着这短暂的休息。

“如果能有人爱我…就好了……”他垂下脑袋，眼眶充斥着温热的泪水，一股酸意涌上鼻尖。

在落夕踏入顶楼的走廊时，他身上西装的扣子已经被他扯开了，鼓起的腹肌和胸肌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但他似乎并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

“行了，你们都退下吧。没我的命令别靠近这间屋子。”落夕吩咐道。“少爷，需不需要留个人为您处理后事？”一位保镖询问道。

“随便，看心情再杀人”说完，落夕推开大门走进了房间。

刚进入房间，落夕就看到了那跪在地上沉默不语的亨德。

“终于来了啊，这么久。”刚刚他隐约听到门外传来“杀人”、“处理后事”之类的词，似乎自己的结局已经被宣判了，他抬头仰望着天花板上华丽的图案，祈祷着快点结束这场闹剧。

落夕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亨德，而是走到了不远处的镜子边，将自己湿透的衣服和裤子都脱了下来，只留下了内裤。“你可知道，这件西装的价值至少也有奴隶市场上一个高级奴仆的几百倍。”落夕平淡地说。

听到这句话亨德瞥了他一眼，他知道自己不仅是奴隶，而且是最低级的奴隶，最没价值的奴隶，他这样的奴隶和奴隶市场上的高级奴仆身价自然也差了千倍，两个千倍，但他没有想过怎么为自己开脱和解释，因为这对蛮横无理的贵族来说毫无意义。

“对不起……我会偿还的…请放过我…”亨德说到一半忍不住滴下几滴眼泪，他知道自己这毫无意义的求情在此刻是如此多余，他多想活下去，和他最爱的人活下去。

“那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看着面前小狼流眼泪，落夕心中也觉得挺有意思。

将人命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是他最大的喜好之一。“脱光衣服，到我面前跪下”。落夕要求道。

亨德没有理会，而是脱下自己的西装马甲，解开袖口的扣子，将马甲在右手缠绕几圈后一个箭步冲到落夕的背身，可落夕反应迅速，加上成年人在力量上的压制亨德很快便被锁住脖子制服在床上。

“小东西？！…你他妈还挺犟啊！”落夕一把掐住亨德的脖子，抽出一旁快拔套里的手枪贴在亨德的胸口。

“呸！…你有种…就开枪啊！开啊！”被压迫的愤怒此刻全部泄愤于落夕身上，他刺出爪子抓挠着落夕的胳膊。“咔！”弹夹撞击头部的声音响彻走廊，亨德被落夕砸晕过去，不是落夕良心发现，而是他对能反抗到如此地步的奴隶十分感兴趣，这更加激起了落夕对亨德的欲望。

“靠…逼养的…”亨德慢慢睁开眼，嘴里下意识吐出污秽之词。他拼了命的直起身子，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被尼龙扎带捆住，盘腿坐在地板上，脖子也被细铁丝勒住栓在床脚。

“小东西，真他妈贱啊。”落夕坐在床尾用脚爪轻松地扯开了亨德的内裤，看到了亨德的一些“小秘密”。

亨德的肉棒上正锁着一个金属cb锁，原本勃起后挺可观的肉棒在小巧的cb锁的束缚下已经变小了许多，而那cb锁之中还自带一根很长的金属尿道棒，直接夺去了亨德勃起射精和排尿的权利。“钥匙在哪？”落夕饶有兴趣地问道。

亨德愤怒但无可奈何样子正合落夕的意。

“在经理那……他是我以前的主人……”亨德咬了咬牙，将那恶心的词汇小声说出。

“有意思……”落夕拿起桌子上那把钥匙，显然他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与亨德下体同样的cb锁了。

“快点。”落夕把钥匙扔给他他笑道。其实他可以直接帮亨德解除全部的束缚，但他更愿意看这只放荡不羁的小狼在拔出尿道棒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果然如他所料，随着亨德缓缓拔出尿道棒，一股接着一股的前列腺液从他的尿道口滴落到了地上。

一小滩前列腺液很快就浸湿了地上的地毯，在亨德的两膝之间扩散开来。

“啊……唔……”亨德红着脸喘着粗气，手上的动作却停下了。

尿道棒的最深处有一串圆形的金属拉珠，宽度可比前端的金属棒要宽上不少，若是要将那些拉珠一起拉出来，恐怕……“怎么不动了？违反主人的命令，下场可不好看呢……”落夕伸出锋利的龙爪，在亨德的脖颈边微微摩擦了一下，一缕红丝流出，亨德吃痛，只能闭上眼睛强忍着尿道之中的快感开始往外拽拉珠。

终于，第一颗拉珠蹭过了尿道括约肌和前列腺，来到了外面。

仅仅是这样一下，亨德的肉棒就开始不断地颤抖起来，似乎高潮在即。

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越来越多的拉珠从尿道口滑了出来，前列腺液也仿佛一股涓涓细流不断地滴下。望着眼前着靓丽的风景，落夕伸出爪子，猛地在亨德泛红的龟头上责一下。

“呜哇！”就是这一次刺激彻底让亨德进入了高潮，一股股汹涌的精液居然直接将整串拉珠从尿道之中顶了出来，而随之带来的快感又一次刺激了亨德的肉棒，更多精液随之而出。

“哈啊……”全身脱力的亨德只能用手强撑着不让自己倒在地上。

这样一次射精给他带来的快感远超正常做爱的时候，对于一只正处于青春期的小狼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任务完成的不错，那接下来……”落夕也脱下了自己的内裤。

亨德抬起头看着那根甚至比马兽人，牛兽人之类以肉棒粗大而闻名的种族还要大上一大圈的肉棒，浑身直冒冷汗。

“如果不想活了，可以继续耗着”疼痛交加的亨德只好将脑袋伸进落夕的双腿之间，用温暖的舌头将落夕早已硬的不行的大肉棒卷入了嘴中。

那肉棒实在是太粗大了，以至于亨德用尽全力将嘴巴撑开也只能吞下那肉棒的三分之二。见到此状，亨德只能用嘴唇努力抿着落夕的肉棒，他想立刻用自己锋利的犬牙好好折磨这该死的贵族，但他保持了理智。

落夕并不满足，他用力将腰腹一挺，整根粗大的肉棒全部塞进了亨德的食道中。

亨德的嘴巴紧贴着落夕胯间的耻毛，食道因为巨大的异物进入而不停地收紧，但落夕却总觉得并没有什么实感，就仿佛有一层薄膜挡在二者之间。

“嗯？”落夕有些疑惑的抬起了自己搭在床边的右脚，将龙爪直接踩在了亨德尚未软下去的肉棒上。

粗糙的肉垫在亨德刚刚射完精而十分敏感的龟头上不断摩擦，亨德的身躯在快感的攻势下不断颤抖，肉棒顶端的尿道口也在颤抖中不断溢出淫液。

“要是你比我先射，那就得受罚。”落夕低头看着泪汪汪的亨德说，“嘴里给我加速。”感受着亨德嘴中加速抽动带来的那并不算真实的快乐，落夕喷出了一大股味道浓郁的前列腺液，这是因为龙的一切体液都有着强大的催情效果，但好像对眼前的小狼来说并没有什么效果，亨德依旧心不甘情不愿的流着眼泪。

落夕有些不快，他用脚趾用力夹住了亨德的龟头来回搓弄，敏感状态下受到如此快感的亨德感觉腰部传来阵阵的酸意，这是因为持续的射精和快感几乎将其稚嫩的身体榨干了。

原本他就只是只尚处年轻的小狼，自然难以在射精后还被脚爪龟头责的处刑之中坚持太久。

十数次呼吸后，亨德的高潮就到来了。淡淡地精液自其尿道口流出，黏在了落夕脚爪的肉垫上。腰部和腿部的酸疼让亨德感到十分疲惫，但面前不顾自己死活的家伙还没射，他只能继续绷紧身体张大嘴巴，脑袋前后移动配合着落夕的活塞运动。

望着亨德的样子，落夕施暴欲得到了满足。没过多久，落夕便一挺腰部，后背绷直，肉棒剧烈地抽动了几下，一大股浓精射进了亨德的嘴里。

在这股精液之后还有数股不断涌出，亨德的舌头只好被迫配合着落夕尿道的抽动而活动，为他创造了最舒服的射精环境。

精液来势汹汹，因先前的惩罚感到害怕的亨德只好闭上眼强忍着恶心吞下去，但是落夕的肉棒仍然塞在他的嘴中，吞食的动作实在难以完成，最终许多白色的淫液就这样从他的嘴角边溢了出来。

“呕……”亨德发出阵阵微弱的呕吐声抗议落夕还不将肉棒拔出去，却只是得到了落夕一个冷酷的眼神：“我说了，你要接受惩罚。给我全部喝下去。”听到这句话，亨德终于意识到了落夕是什么意思了，但他暂时没办法反抗。

毕竟，要想活命，他必须要执行。落夕抽出了自己因为排尿而略微疲软下来的肉棒。亨德颤抖着点了点头。龙是自认优越的种族，他们热爱向其他所有种族射出自己的精液。

“你要受的罚远远没有结束”落夕转身拉开了床铺边的床头柜。亨德看到抽屉里放满了各种他曾经只在黄片里看到过的玩具，甚至还有一根十分巨大的，马兽人的假阴茎。

落夕在那乱七八糟的东西之间拿出一瓶形似香水的小瓶子，里面装着粉色的液体。

没等亨德反应落夕扒开了他的狼嘴，将一整瓶甜腻的液体全部倒进了食道之中。

亨德愣了愣，那瓶液体似乎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不适，味道还挺好。

“好了，现在我去洗个澡。身上全是被你这贱狗刚刚泼的酒，黏糊糊的。”落夕站起身来拍了拍身子走向浴室，“等我回来的时候你最好继续给我这么跪着。”

“是……”亨德有些奇怪，但他只能把这当做是对方刚刚所说的惩罚了。

而这惩罚是不是太轻了点？几分钟后，亨德就不再这么觉得了。

随着时间流逝，亨德的心跳和喘息越发剧烈，疲软的下身也重新开始充血了起来，毫不掩饰地在空中翘起，双乳周围的乳晕颜色也变红了起来，衬托着乳晕中心鼓胀的乳头。

除此之外反应最为剧烈的自然就是亨德那粉嫩的后穴了。

发情的亨德不停控制着自己后穴的闭合，因为那穴道之中的肠液早已多的不成体统，无法控制地从穴口流下。

在浴室中冲洗着身体的落夕正清楚地捕捉着亨德的一举一动，他灵敏的龙耳能轻松地穿过水流声去捕捉到灰狼的喘息声，甚至是肠液和前列腺液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以龙族的能力，他完全可以轻轻松松清除自己身上的污渍，但现在的他更愿意慢慢用水流将自己洗干净。

从调教开始落夕一直没有去动亨德的后穴，因为他知道最好吃的东西得留在用餐时的最后那一口，这样才是完美的收尾。

刚刚落夕喂给亨德的是他收藏已久的特质媚药，这媚药可比落夕的体液要有效得多，能让受方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拥有被高强度调教的身体素质。

“嗯？”就在这时，落夕的龙耳又捕捉到了些许声音。健壮的龙微微一笑便知道了对方在玩什么把戏。

没过多久，落夕边裹着一条毛巾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亨德急忙将抽屉推上，可那半截假阴茎还有一半被卡在外面呢——卡在外面的刚好是假阴茎的上半截，上面还沾着些许黏腻的肠液。

“小东西不听话啊……”落夕轻轻打了个响指，亨德便被几个冲进来的保镖五花大绑，用滑轮吊在天花板上。粗糙的绳子在他身上不断环绕，最终将他的双手和双脚全部返捆在了背后。

绳索几乎将他全身都捆满了，却巧妙地留下了脑袋和裆部的位置。

“对不起，我错了……可是我忍不住……”亨德哭着解释道。

“忍不住不就是不听话么？不听话……不就该罚？”落夕邪笑一声，用爪子用力捏了一下亨德暴露在外的龟头。哪怕已经被吊了起来，他的肉棒依旧健康地向上坚挺着。

在严重的发情之中受到这样一下刺激几乎就已经让亨德高潮了，但落夕自然不会一直动手让亨德好受。他的双爪在空中宛如乐队指挥一般挥舞着，抽屉中的玩具一件件地飞出，将亨德“全副武装”的起来。

硕大的口球挡住了亨德的言语，只允许他的口水流出，一对用铁链紧紧连接着的乳夹将他的双乳向胸口的方向用力拖拽着，乳头在那不规则夹子的攻势下越发红肿，紧接着一个厚厚的电子眼罩和耳机包裹住了他的眼睛和耳朵，能让他对落夕大人臣服的内容早已开始循环播放。

在最后，落夕亲手拿起了那根巨大的假肉棒，将其缓慢地塞入了亨德的后穴之中。

眼罩和耳机配合地很好，其中的内容正是落夕巨大的阴茎将其贯穿的场景。假肉棒塞入到三分之二时，亨德就已经连着高潮了两次了。

虽然他曾经的主人也对他实施过调教和强奸，但是这样过分的开发他还是第一次体验到。

“好疼！这个太大了……求求你不要……”亨德想要求助，但经过口球发出的声音只有“呜呜呜”。看着亨德反应如此巨大落夕舔了舔嘴角，接着手臂肌肉一股，整根假阴茎便全部被塞进了亨德的肉穴中。

底座上的锁扣紧紧地将整根假阴茎锁进了亨德的后穴里，内部的电池也开始发力，不断地释放电流让亨德的肠壁和肠壁另一端的前列腺在麻痹和高潮之中来回切换。

亨德不断淫叫着射出精液，但媚药带来的效果却让他在经过一次射精后更加渴望下一次。

落夕哼着歌从衣柜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西装，一边听着一旁亨德淫荡的喘息声一边为自己重新打扮干净。西装平整的裆部在落夕巨根的顶撞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凸起，但落夕并不在意，反而以此为荣。

每当他走在街上时，华丽的毛色，健壮的身体和鼓起的裆部都会吸引无数男女的注意力，这是谁都会为之倾心的魅力。

穿戴完毕后，落夕便丢下了一旁沉浸在高潮中的亨德，转身推开大门走了出去。

“少爷，您……”保镖刚想询问，就被落夕伸出一根手指堵了回去。

“我出去转转，你们一切照旧。不要进去。”落夕给了一个警告的眼神，保镖便低头退去了。

这一次交涉只需要他自己去。透明的电梯顺着楼层慢慢向下滑去，一层层房间也由顶部的金碧辉煌逐渐变成了普通的泥瓦。

落夕注视着玻璃外的景色，他能看到数不清的奴隶正在酒店高层和顾客的驱使下努力地劳动着，但他们所做的甚至不能被称作工作，很多奴隶是一辈子都不被允许赎身的。

当落夕重新出现在门厅里时，他自然就成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尚有不少人记得刚刚亨德闯的大祸，而如今落夕已经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西装出现，亨德却再无音讯，有些人只能在心里暗叹一句世事无常。

“落夕少爷，您还有什么需要？”经理看到落夕穿着西装朝着吧台曾经他坐过的位置走来急忙上前招呼道。“龙舌兰日落，柠檬汁和仙人掌汁。”落夕将自己曾经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但这一次他并未像先前一样递出钞票。

经理心中暗骂一声，但还是只能回到吧台为落夕准备起了酒。

落夕拿起一颗吧台上小碗里装着的薄荷糖，撕开包装含进了嘴里，清新的气息伴随着唾液在嘴中化开。

经理也为落夕端上了酒，落夕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大口，两种奇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顺着落夕的食道滑下，让他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别急着走。那件衣服的事情我们还没聊清楚呢。”

“呃，您说得对。我对此非常抱歉，可是您不是已经将亨德……”经理紧张地说着，用手在脖子边比划了一下。“没那么夸张，我只是稍微惩罚了他一下，他还没死。”落夕翻了个白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凶狠的形象就已经和龙族绑定了起来，虽然他确实可以很轻松地夺去别人的性命。

“那您打算？”经理询问道。“他是你的奴隶，他应该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吧。这件衣服的钱理应由你来出。”落夕冷漠地说道。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的财产也只有九千银印金币……不知道这些可够赔偿您的衣服？” 先前落夕在说话时流露出了不小的气场，几乎将经理吓得发抖了。

“还差了些。既然如此，若你将亨德一起抵押给我，此事便作罢了。你可愿意？”落夕并没有去看经理的表情，而是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当然没问题，明天我会将金币奉于您的房间的”经理颓废地说。

失去了几乎全部的财产和唯一的一个奴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活下去，但只要人还活着一切并不算太糟糕。

落夕也并未赶尽杀绝，像亨德这样的低级奴隶在市场上只需要不到十个金币，是绝对不够抵押那套衣服剩下的价值的。

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些落夕的私人问题，当然经理是绝对不可能知道的。

“不知道那小东西怎么样了……事情解决了也该回去了。”落夕不免想到了还在房间里接受着调教的亨德，此时他自认为亨德已经属于自己了，夺走别人的奴隶向来是他用来彰显自己强大的一种方式。

“他妈的，这种事都做不好，不想活了！”

但一阵的叫骂声引起了落夕的注意力，一旁服装店门口，一红一蓝两只小狐狸跪坐在地上，店长正拿着鞭子狠狠的抽打着他们。

蓝色的小狐狸将红色的小狐狸死死护在怀里，他们裸露的身体上满是伤口，身体瘦弱的不像话，仿佛一阵大风都能将他们刮跑一样。

“给我住手”落夕死死的握住那名店长的手腕，即将下落的鞭子停驻在空中。

店长一下子认出了落夕，急忙退后。

“他们做了什么？”落夕指了指两个小家伙，“他们把新的样品弄脏了...”店长支支吾吾。

“他们连带那衣服我买了”落夕随手递出一张纸币，然后牵起两个小家伙头也不回的朝着一旁的小巷子离开。

“谢...谢谢您...”小狐狸们小心翼翼的道着谢，咕噜~不用想都知道两个小家伙很饿了。

落夕四下张望了一下，一旁的小摊贩引起了他的注意，“就这个，不用找了”他指着海报上的热狗说着，随手将纸币甩到店家的脸上。

“既然要谢我，那么小家伙，你应该明白怎么谢吧~？”不到半晌，落夕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热狗”带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了僻静的小巷内。

落夕指了指自己的裤裆，“这...这是什么意思，还请大人明示......啊！？”蓝色的小狐狸还打算装傻，却被落夕狠狠的摁在两腿间。

以为遇到了救济自己的贵人，却没想到还是一样。

“别装了，你们这样的货色估计早就被用过无数次，脏的不行了吧，能服侍我还算是你们的荣幸呢~”落夕戏谑的说着，将那还冒着热气的热狗丢在地上。

“你如果不快点，那就让他来，看起来他比你要顺从的多~”落夕指了指一旁已经被吓到呆坐在地上的小红狐狸。

没办法，小蓝狐狸只好打算伸手解开对方的裤子，“给我用嘴”落夕一脚踢在红狐狸的肚子上，本就瘦弱的身躯自然经受不住哪样大的力道，小家伙一下子被踢飞撞到墙壁上，发出一阵闷响。

蓝狐狸顾不得为自己的弟弟求饶，紧忙用嘴巴解开了落夕的裤拉链，长大嘴巴含住了落夕那不软不硬的肉棒上下起伏。

“你，还不快吃”落夕冷冰冰的说着，将热狗踢到小红狐狸面前，他顾不得疼痛，拿起那热狗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但一下子，小家伙的咀嚼停了下来，他捂住嘴巴不可置信的看着落夕。

“哦？怎么了，你不是很饿吗？把他咽下去”洛溪低下脑袋，嘴角咧到一个看上去滑稽又吓人的幅度，看着进退两难的红狐狸。

小家伙的泪水一下子决堤，控制不住的抽泣了起来，正跪在落夕胯下的小蓝狐狸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呜咽着想回头，却被死死摁住动弹不得。

过了一小会儿，小家伙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费力的吞咽着，喉结一阵悸动，然后跪趴在地捂住自己的脖子不断的咳嗽。

一滩又一滩殷红粘稠的血液随着没有被吞咽干净的热狗被咳出，小红狐狸艰难的呼吸着，最终还是坚持不住，一下子侧躺在地。

“唔...呕！”过了半晌，直到小红狐狸再没了一点动静，落夕才松开了捂住小蓝狐狸的手。

他控制不住的呕吐，即便是催情效果的淫液也让他提不起做爱的性质，他紧忙爬到自己弟弟的身边，死死的搂住体温渐凉的小家伙泣不成声。

“现在就送你去见他好了”落夕大力的攥住小蓝狐狸的头发，将他的头一下又一下的砸在热狗上，很快小家伙的脸颊就鲜血飞溅。

但却并不是因为磕在地面导致的，他的脸上满是伤口，仔细看还能清晰的看到伤口内嵌入的刀片。

落夕早就在那热狗上动了手脚，一块块锋利的刀片被他藏进食物里，再喂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小家伙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到弱小那副自以为获救却又陷入绝望的表情，只有这些才能满足他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不知道落夕这样砸了多久，手上的小家伙再没有一点气息，他感到有些无趣，随手将那余温尚存的尸体甩到一旁。

“反正过不了多久也会有人来清理的，交给老爹来处理就好了”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往酒店走去。

这两个可怜的小家伙，过不了多久，大概就会被像是垃圾一样和其他不幸的孩子堆在一起，丢到深坑中掩埋吧。

与此同时，房间内。

假阴茎上的震动凸起和不断外冒的电流几乎将亨德肠道内壁的每一处都刺激得极为敏感，几乎每过两三分钟亨德就会经历一次高潮，他的小腹部和腰部已经在数不清次数的高潮中变得酸痛无比，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一次又一次快感导致的射精，随后在高潮结束后重新被媚药和眼罩内的色情内容重新点燃欲火，在后穴中假阴茎紧紧顶住前列腺的同时那几乎被自己喷出的前列腺液和精液全部覆盖住的肉棒重新挺立起来。

耳机之中持续播放着诱导亨德被催眠的声音，而这声音正是由眼罩中内容的配套声音和亨德自己淫叫的加强版整合而成。

声音还会根据亨德的身体状况和快感突出点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在亨德因为快感而使劲扭动时就会给与其作为一个性奴应该老实接受性爱的理念灌输。

“再坚持一下，很快我会带你离开，不会再被当做泄欲的工具来对待了！”亨德即将沦陷时，一个年轻略带稚气的声音在脑内响起，支撑着他的精神。

在这样媚药支撑的效果下，亨德的身体几乎已经沉浸在了这样无穷无尽的中，但好在那个声音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

在被调教的过程中，亨德穴口不停颤抖，收缩，让那假阴茎稍微向外掉出了一些，他又立刻用穴口的括约肌将其推了回去，接着不停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这也带给了他十分强烈的快感。

当落夕推开大门走进来时，亨德正因为乳夹对自己那饱满泛红双乳的刺激在半空中不停甩弄着自己的胸部，而这样的动作反而加剧了乳头的快感，让亨德更加痛苦。

随着亨德身体的扭动，将他吊起的绳子逐渐收紧，将他本身就带有些许线条的身体勒紧，显得凹凸有致，格外色气，其中粗糙的麻绳更是会摩擦到大腿根部和后穴附近的敏感地带，可以说落夕为亨德准备的是一个很完美的调教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调教用具之间的快感都可以实现叠加，能以更快的速度让亨德沦陷，如果没有那个声音的话。

亨德射出的尿液，精液和前列腺液已经浸湿了地面的高级地毯，甚至在正下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潭。落夕满意地看着半空中被吊着的自己的杰作，随后伸手抽出了亨德后穴中电量几乎已经要用尽的假阴茎。

失去了快感最大的来源，亨德原本抽动着又要因为高潮而喷出精液的肉棒一下子萎靡了下去。

他在空中不满地扭动着，抗议着自己后穴中的空虚。

曾经落夕也有过不少性奴，但他们有的身体素质太差，哪怕喝了媚药都无法承受落夕那巨大的肉棒，或是因为不够忠诚，调教洗脑对他们没有太大效果。

这些性奴遭到了淘汰后便被扫进了垃圾堆之中，再无人关心他们的死活。

因此，当落夕看到亨德的调教效果如此之好时，他的心情自然不错。

刚刚经理的话依旧在他脑中回荡，他赌气般的想挑战一下调教这个都不愿意臣服自己的奴隶。

落夕微微挥动爪子，亨德嘴边的口球就被解开了。大量口水自他的嘴角流出，他终于重新拥有了说话的权利。

“……想要，后面……求你……”亨德一边淫叫一边断断续续地哀求着落夕。他那水嫩的后穴刚刚因为假阴茎的插入还保持着很大的开扩度，根本不需要落夕去做润滑和扩张就能轻松进入。

按理来说，如果一个受的后穴受过了这样的调教，穴口一定会变得十分松垮，也就不再有很多攻所追寻的快感十足的紧穴了，很可能会遭到攻的抛弃，但这对于落夕来说并不是问题，这也正是落夕的性奴都需要经过调教的原因，不只是为了忠诚，更是因为落夕的肉棒是在是太大了。

龙族的肉棒本就壮观，落夕更是继承了自己家族的优质基因，他的肉棒，卵蛋的大小都远超同龄人，性能力更是强的爆棚，先前的媚药就是落夕用自己的精液作为原料进行实验提取而出的。

同时落夕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能力，作为龙族，为了确保自己交配的主动权和对方能怀上自己的孩子，他的龙根在交合的时候还可以更大一圈，这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和自己的交合对象锁死。

刚刚在和亨德进行口交的时候落夕并未动用这样的能力，因为一旦使用，那么亨德就绝无可能吞下他的肉棒了。

现在终于到了使用的时候。落夕饥渴的将亨德抱到了床上。

在床上稳住身形的亨德扭动着不肯臣服，但在挨了狠狠的三个巴掌后只好摆出了标准的跪姿，将粉嫩的后穴对准了落夕。

落夕缓缓地脱去衣服。

他自认是亨德的主人，在做爱时必须掌握绝对的主动权。“进来……想要……”许久没等到落夕的巨根，亨德因春药的作用下跪在床上哼哼着说道。

“谁允许你命令我的，嗯？”落夕摘去了亨德的耳机和眼罩，然后又是用爪子扇了他后背几巴掌。

他要确保与亨德交合时，对方看到的是自己的脸，听见的是自己的声音。

“是…………”亨德吃痛稍微清醒了点，低声地回应道。“看你在刚刚的调教中表现不错，现在本少爷便来奖励奖励你。”落夕不顾对方是否会疼痛，用那巨大的肉棒狠狠插进了亨德的小穴之中。

在落夕进入的那一瞬间，亨德张大了嘴巴，却没法发出任何声音，却而代之的只有无法自控的惨叫。

落夕的肉棒插入时给亨德带来的痛觉就像是有两个人同时插入了他体内一样剧烈，甚至比那还有过之无不及，粗壮的阴茎把亨德的后穴进一步拓宽了，硕大的龟头更是狠狠碾在了亨德肠壁内凸起的前列腺上。

“哈啊……要……射…………”亨德几乎已经失神了，在落夕一阵阵用力的出入中被龙根带来的痛感和快感所吞没。

他的小腹已经被顶出了一个鼓包，阴茎在落夕的冲撞下一颤一颤，每一次颤抖都排出一大股因为前列腺被挤压而分泌的前列腺液。

“不错，贱狗的身体主人很满意~”落夕虽然与之前的口交一样没有实感，但他也全心沉浸在了因自己爱人忽略自己很久而终于得到的性爱中。

他放下用力搂住亨德的腰腹，几乎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

后穴中的抽插自然还在继续，在如此力度的摇摆之下，亨德自然无法撑住那股重量，被落夕压倒在了床上。这样一摔在床上自然不会疼痛，但是由于惯性的作用，落夕的巨根捅入了未曾踏足的深度。

亨德嘴边发出一阵惨叫，后穴一紧，被迫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他的肉棒在自己腹部毛发和床单的摩擦下变得通红发紫，射出了一股股浓稠的精液。

落夕可不会就这样放过他，折磨弱小向来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这也是其他奴隶商人看不起他的原因。

微微使劲后亨德就被落夕翻了过来，落夕直接趴在亨德胸口上继续大力抽插着。

亨德的这一次高潮比先前的调教要绝望的多，也几乎用尽了媚药的效力，高潮结束的他身体依旧敏感，但已经逐渐力竭，可落夕并不在意这些，毕竟自己爽就好了嘛。

早已因为各种高强度开发的身体极度敏感，被不断顶撞的前列腺一次次唤起亨德已经疲软的肉棒。

“要死掉了……求求别……”亨德带着哭腔请求着，落夕则是微微一笑，枕在亨德胸部的脑袋斜着抬起，洁白的牙齿用力咬在了亨德的乳首上。

“唔啊！不要！”亨德已经快被疼痛与快感折磨疯了，已经瘪下去的卵蛋一点存货都不剩了，由于无法射精，快感就一直在亨德的身体之中流转，回荡着，让他既舒爽又难受。

突然，亨德感觉到自己原本就已经很涨的后庭一下子被撑得更加酸胀了。

落夕的肉棒陡然变粗了一大圈，将亨德的后穴一下子撑破，但在又迅速的愈合，连一丝血迹都没有，而变粗后的夕依旧按照先前的节奏不断前后抽动，甚至每一次都进入的更深，将亨德腹部的凸起顶撞得更高。

亨德几乎已经失去了感知，麻痹的大脑被快感和痛感同时接手。

与此同时，在对死亡恐惧的支配下他努力配合着落夕的抽插。

“我不会让你死的！坚持住，很快，我会给你名正言顺的身份，不是奴隶！再坚持一下！”亨德嘴中刚想说出“我会服从，请留我一命”之类的话语就因为这个声音的再次出现便咽了回去。

落夕全力将自己粗壮的龟头顶上了亨德的肠壁，在有些毛糙的肠壁上不断摩擦，宛如龟头责一般发泄着自己的情欲。终于在这样暴力的发泄了近五分钟后，温热的精液从亨德那已经有小拇指宽的尿道口喷出。

精液的量自然多的爆棚，足足有近二十股精液从中射出，像是水枪一样喷射在亨德的肠道内壁上。

亨德随着落夕精液的喷射身体不断颤抖，有些短小的肉棒顶端也开始喷出淡黄色的液体。

“哟，这是潮吹了还是失禁了？真是没用啊，贱狗，居然还喷了我一身”落夕嘲讽着，完成射精后肉棒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大小，但那对于亨德来说依旧十分巨大。

他将巨根从亨德的后穴中拔出，一股股白色的浓精从亨德的穴口不断流到床单上。

“……好恶心……”亨德的声音几乎已经细微到听不见了。

在他自己的记忆中，他只记得，自己的尿液浇的到处都是，甚至喷到了自己的脸上……

“工作，没有了....才不要...服从...”随后，亨德的意识就在柔软的床铺上泯灭了。

银印大陆边境，一栋华丽的府邸中。穿着整洁帅气的龙兽人从金碧辉煌的正厅走过，不停有人凑上前来与之套近乎，问号，或是想商议些许交易。

龙兽人一一应酬，但却未在他们身上花费太多时间。

他的时间很宝贵。

在来到府邸的地下楼层后，龙兽人踏上了一条昏暗的走廊。

在他走向走廊尽头的途中，他缓缓解开自己身上的外衣，内衣，腰带等服装。当他从走廊尽头的加密电梯中走出时，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紧身内裤，巨大的龟头在白色内裤中十分显眼。

“落夕先生，欢迎，欢迎。”苍老的声音响起，落夕抬头望去，不远处的一位老者举起酒杯向落夕致敬。

周围的宾客也一同举杯，落夕微微点头向各位表达了他的感谢。

表面上他是无人问津被自己爱人冷落已久的商人落夕，背地里却是地下圈子中名声显赫的训狗师落夕。

无数奴隶经过他的手后变成了质量最高的性奴，淘汰率也十分恐怖，而那些被淘汰的兽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不过这也导致，他并没攒下什么钱，只能是依靠自己家族苦苦支撑，当然，这都是别人不知道的内幕，除了……可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失手了，不但得不到一条小狼，甚至连让其发自内心的堕落都未曾做到。

入座后不久，落夕转头看向一旁一只肥胖至极，穿着华贵的兽人朝着落夕走来。落夕并不喜欢他，但也不得不向他问好。

“阿格里先生，您好。您的狗奴很有精神。”“你好，落夕先生。感谢您称赞炎阳”阿格里看起来并不想和落夕过多交谈，也许是因为落夕脸上的表情并不好看。

简单的寒暄过后，他便牵着那只名为炎阳的奴隶离开了。

“诸位，感谢你们今天的出席。”刚刚曾经向落夕举杯的老者此时来到了大厅中间，“今年的情况并不算好，取消奴隶制的思想已经在银印四处传播，这对我们并不利……”

“落夕并没有认真听老者的演讲，他不想听，或者说他不在乎，他依旧固执的认为那些群众并不重要，毕竟自己的能力与金钱已经足够他蔑视任何人。”

“但~事实真的如此嘛~”昏黄的房间中，黑白相间的小猫叼着烟卷，吞云吐雾自在的不行，棕色的双眸眯了起来，他带着戏谑的笑容坐在茶几上，看着眼前正在哭泣的落夕的。

“呐~你听说过嘛~？当愿望足够强烈，可是会诞生恶魔的哦~”小猫咪摇了摇尾巴，上面的铃铛叮当作响，“而恶魔，更是可爱的小猫咪，什么都做得到~”他饶有兴致的看着那滴落在地上的泪水，谁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呢~

“疼.....呜呜呜呜，好疼啊！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求求您了！求您再和大人求个情，我不想死！”

“呜呜呜呜.......妈妈在哪？呜呜呜呜，我想回家！”

黑暗之中，满是惨叫与哀嚎，哭泣与绝望，那是一片比地狱还要恐怖的混沌之地。

昏黄枯树下的绞索，满是干涸血迹的断头台，尽是沾满雄臭体液尸体的深坑，每具尸体都是尚还年幼的孩童，他们的肛门与性器已经变形 肿胀，脸上依旧挂着泪水，恐惧与绝望在一张张小小的脸蛋上并存，蚊蝇趴在他们的身上贪婪吸食着已经开始散发出腐臭味道的血液。

“你当你是谁！你把我强行带走，现在又让我没了工作！我该怎么活下去啊！”

一个有些尖锐青涩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初生的双瞳缓缓睁开，他不懂，他不知，他不明白那些感觉因何而来，明明给他的感觉并不好，但他却觉得沐浴在其中感到很舒服，而他更想知道，那个声音属于谁。

咕噜噜~白色的小肚皮提出了抗议，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明白了什么叫做......“饥饿”。

但在这片大陆上，在这片满是绝望与肉体交易人口贩卖的大陆上，从不缺少能够哺育他的养分，他光着脚爪踩在地面上，忙着处理尸体与奴隶的兽人们看不见他，而他穿透他们的身体径直走过。

这个，好像可以吃？

他歪了歪头，看着一具尸体旁那散发着黑紫色不详光芒的球体，在饥饿的驱使和本能的影响下，他单膝跪地捡起那颗球，将其塞进嘴里。

快乐与幸福因为一次诱拐而支离破碎，痛苦 害怕 疼痛 绝望 生气 愤怒 后悔，这些本让人崩溃的情绪与经历在他的体内慢慢化作养分，让纯白的小猫逐渐染上了一抹黑色。

这种满足感与饱腹感让他如同品尝到了毒品般无法自拔，而这里，满是只属于他的“毒品”。

小猫从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旁捡起球体，抱着它们坐到一块大石头上，这个位置刚好正对着断头台。

他看着哭泣的孩子被推搡着走向断头台，随着闸刀快速下坠，前一秒还在哭泣的小家伙下一秒便人头落地，而他一前一后的晃动脚爪，仿佛观看一场精彩的表演，怀里的球体便是他的爆米花。

他将球体一一塞入口中，直到将所有球体都被他贪婪的吞噬殆尽后，才摸着已经稍微鼓起的肚皮，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

“求求你求求你！饶我一命！求”很快，最后一名奴隶被处决，往外淌血的小脑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而后咕噜噜的滚到了他的脚边。

？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异样的感觉传到脚底，他抬起脚爪，看着那从头颅断口处流淌到自己脚底的温热血液，他深吸一口气，铁锈味与腐肉的味道让他有一点点反感，却又如同上瘾般的想要更多。

“你是哪来的贱奴！在落夕大人的刑场还敢站着！TM给我跪下！”一旁的龙兽人看到了小猫，他大声叫骂着，手中的棍子在空中挥舞。

他歪着脑袋，不明白对方要做什么，直到龙兽人用力的将棍子用力打在他的头上时，他才明白。

原来这个叫做疼痛。

被打到凹陷的头颅如等待塑形的黏土一般，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揉捏 重塑，小猫的脑袋很快便恢复如初，方才还满脸残暴的龙兽人此刻被吓得瘫倒在地，一下一下的挪动着，想要逃离眼前这个非人的家伙。

小猫一步一步的靠近，他本能的想要触碰，毕竟刚才的那一下除了有一点不适外并没有让他感到威胁。

于是，在靠近了对方后，他蹲了下来，将爪子慢慢伸向对方。

就在指尖触碰到对方鼻尖的一瞬间，龙兽人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疯狂的甩头仿佛要将什么东西从自己的脑子里甩出去一样，远处的同僚听到声音赶忙跑过来想要扶起他，但就在龙兽人看到了他们后，便尖叫着逃跑，慌不择路下还摔在了满是尸体的深坑中，而这自然又是引发了一阵惨烈的叫声。

“不要！不要过来！死也不要回去，我不要！”龙兽人一边挣扎，一边在同僚的搀扶下离开了深坑，而他离开了深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疯了一般的爬上枯树，将那已经夺取了无数性命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颈上......

直到过了半晌那具强壮仿佛坚不可摧的肉体再也没有了响动，剩余的龙兽人们才回过神来，而刚才的小猫，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像没事人一样在地上摸索着什么，然后将一些他们看不见的东西塞进口中咀嚼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是哪来的，包括他自己，黑白相间的小猫就仿佛凭空出现一般，突如其来的变故带来恐惧，而这份恐惧则如瘟疫般蔓延，平日嚣张跋扈，神气的不得了的龙族们此刻如同躲避着传染病一般逃窜，想要远离眼前的小猫。

已经吃饱喝足的小猫抱着仅剩的几个球体在刑场闲逛着，他时而用脚爪拨弄着尸体，时而拿已经腐烂的头颅当球踢。

“唔？”就在他玩耍时，一个粉红色的球体吸引了他的注意。

吃了这个会不好，这是他脑中下意识产生的念头，但他还是很好奇，想要去触碰。

“这个可不能给你哦，小朋友~”成熟的女性声音从身后响起，一只身穿皮衣皮裤高挑纤细，但又十分丰满的豹兽人与小猫擦肩而过，走到了那具尸体前，然后俯下身轻轻捧起了那颗球体。

他好奇的打量着对方，不论是味道还是声音都让他感到亲切，“哦？看你的样子是刚诞生的恶魔嘛~？”豹子将那球体一口吞下，伸出舌头回味般的舔了舔嘴唇，用看待猎物的眼光盯着好奇的小猫。

“看样子还挺可爱的，要不要和姐姐回...！？”豹兽人走到了小猫的身前，伸出爪子摸向小猫的脑袋，却仅仅在触碰到毛发时便如触电般缩回爪子，她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强忍着那股呕吐感，但眼睛却一直死死的盯着不明所以的小猫。

小猫不明白对方的反应，但是经过刚才的近距离接触，他已经明白了，对方是“同类”。

“嘛，没关系哦，小弟弟，你只是还不会控制自己的能力，来~到姐姐这里来~”过了一小会儿，豹兽人终于松开了捂住自己嘴巴的爪子，摆出一副温柔的笑脸面对小猫，而在呼唤过后，小猫几乎是没有迟疑的一路小跑过去，扑到了对方的怀里，小小的脸蛋亲昵的蹭着，喉咙中发出猫咪特有的呼噜声。

就在小猫如小孩般撒娇时，豹兽人的爪子却快速的扭曲形变，最后形成一把利刃，狠狠的朝着小猫的胸口刺去。

没有惨叫，也没有挣扎，小猫的身体瘫软了下来，在那利刃拔出后便失去重心跪在地上，“对不起哦，小家伙......但是你太危险了”她半遮着脸颊语气中带着有些许遗憾。

“呐~大姐姐，人家好疼诶”小猫低着头，用调戏般的声调说着，“原来大姐姐是魅魔呀，那看样子我也是恶魔咯？”他用爪子扣进伤口处向外用力的扒开，漆黑的液体不断往外涌出，“谢谢大姐姐给我上学呢~”直到这时豹兽人才注意到，自己幻化出来的利刃，早已被对方吞噬吸收。

“好疼...谁能帮帮我...”

“我不想回去，我有家，我不是商品！”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要伤害我！？”

“明明已经很乖了，为什么要打我？”

“不是说好，只要听话就能回家的吗？”

“我有乖乖的叫主人啊！为什么要抛弃我！”

黑色的液体如同深渊一般，无数已经腐烂的尸体从中爬出，他们哀嚎着 哭喊着，一股脑的涌向豹兽人。

豹兽人从后腰处张开翅膀想要逃离，但她的脚腕早已被一只小三花的爪子死死握住，他的左眼已经掉出，用仅剩的右眼和空荡荡的眼窝死死的盯着豹兽人，他的两条腿极大幅度的张开着，已经脱离菊穴的肠子在地上拖拽出长长的一道痕迹。

豹兽人急忙用另一只爪子幻化为利刃斩断了那只爪子，但却无济于事，更多的爪子抓向了她，红的 白的 黑的 完好的 缺失爪指的 折断爪指的 腐烂的......

它们如蝗虫般爬向她的身体，已经扯下她的翅膀和头发，豹兽人尖叫着，但两只爪子分别抓住了她的上颚和下巴，然后用力的将她撕开，紫色的血液从她的伤口处喷溅而出，露出的喉管与声带都在说明这她还活着。

小猫早已站起身坐回了之前的石头上，他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没有动作，像是观赏表演一般，而后津津有味的品尝着剩下的球体。

惨叫声逐渐减弱，那些腐朽的尸骸重新隐匿回阴影中，小猫轻巧的从石头上跳下，慢慢接近已经被摧残到不成样子的豹兽人，暴露的血管 白森森的骨头 与还在抽搐的肌腱，以及那映入小猫眼帘的，颗粉色的，独属于魅魔的心脏。

“这...不属于你...”按理来说已经被摧残成这个样子不可能再发出任何声音，但恶魔就是这般神奇，只要心脏完好，无论多么严重的外伤都可以恢复如初......除了他。

“你和我们不同...你即便......没有心脏也可以活下去...”魅魔还在试图劝说，“但是我感觉不到”小猫拿起那颗心脏，眼睛里满是贪婪，“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他开大嘴巴，将那颗心脏慢慢送到嘴边，“有时候...没有感情也是...”魅魔的话还没有说完，粉色的心脏便被小猫口中伸出的黑色触须死死缠绕住，然后拽入口中。

粉红色的心脏在小猫的体内被黑暗一点一点侵蚀，黑色的纹路在上面爬行，慢慢的成为了小猫的一部分。

虽然是虚假的感情，强夺而来的心脏，但也实实在在的将感情传递给了小猫，他知道魅魔临终前想说些什么，他明白道理，但天生的贪婪让他想要得到更多。

“呼~吃饱啦吃饱啦~”小猫拍了拍肚子，向着刑场外走去，为了防止再有不知死活的龙族朝自己发起攻击，他决定还是给自己整一身行头。

“什么样子好呢？”小猫在门口来回踱步，“唔？”忽然，随着微风抚过面庞，一张电影的宣传海报被吹到他的脸上，上面的几位西装暴徒正在手持冲锋枪朝着面前射击，小猫一下子来了兴致，黑色的液体从脚下涌出包裹住他的全身。

待黑暗散去，一只身着正装的小猫咪乖巧的朝着刑场门口走去。

“这是怪物！射击！射击！”

“不要吝惜子弹，全都给我打出去！”

“杀人的怪物去死吧！”

刑场门外，三十几名手持枪械的龙族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小猫，随着领头的一声令下，无数的子弹朝着小猫倾泻而出，他们扣动扳机，让枪口吐出弹头与火舌，肆意宣泄着恐惧与无法掌控眼前一切的愤怒。

小猫的身体很快变得破败不堪，身上满是被子弹打穿的孔洞，但又快速的愈合 重组，这些凡物本身并无恶意，但传递而来的情感却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与愤怒滋养着他的身体，为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直到三分钟后，对方的子弹消耗殆尽，龙兽人们恐惧的看着眼前正在蠕动形变的小猫，“哼哼哼~这就是你们最强烈的恶意嘛？”已经恢复原样的小猫伸出指甲剔了剔牙。

“还不够我塞牙缝的，但是.....”小猫咬破了自己的肉垫，一滴黑色的液体滴落到满是黄土的地面上，霎时间，龙兽人的脚下全是一片黑暗，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多谢款待~”小猫舔了舔嘴唇，无数带有倒钩的铁丝从黑暗中窜出，穿透了龙兽人的身体，死死的将他们向下拖拽，迫使那些自认高贵的家伙跪倒在地，他们有的害怕尖叫，有的哀嚎，也有一些流下了眼泪与膀胱中腥臭的尿液。

“大叔们打的我好疼哦~”小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虽然那只是幻化出来的而已，他一点一点的靠近着领头的那名龙兽人，“怪物啊！！！”领头终于无法抵抗那份恐惧，他尖叫着，被死死缠绕穿透并血流不止的手脚疯狂的挣扎，想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小猫，但却被死死的固定在原地。

“不想一个人了...没有感情，只是当做工具...谁能来救救我，我不要沉溺在这种事情里......救救我...”

小猫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一股莫名的感觉让他有些抓狂，铁丝在瞬间极速的收缩，将所有的龙兽人扯的四分五裂，殷红的血液被黑色侵染 吸收，最后全部吞噬。

按照恶魔来说，想要得到一个兽人的位置异常简单，但对他来说，却异常的困难，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

小猫就这样在各种地方寻找着。

第一次，是个地牢，各种各样的兽人孩童被绑缚在刑具上，他们或是呻吟，又或是求饶，即便被春药或是别的什么洗脑到接受这些令人作呕的性爱，但打心底发出的麻木与绝望依旧充斥着那几近封闭的空间。

身上的伤痕没有人为其处理，虐待导致肿胀的性器暴露在空气中，不论新伤旧伤都因为长时间没人处理导致感染 化脓，不断的流出带有难闻味道的液体，被药物胁迫的肉体露出堕落的笑容，已经崩溃的精神四分五裂，但灵魂却是实实在在的哭泣，在哀嚎......

毕竟，有哪个孩童会希望被迫的从父母身边带走，被做这种事情后当做满足性欲用完即丢的商品呢，天真的笑容与无忧无虑的玩耍才更适合这个年纪。

小猫看着这一切，一股反胃的感觉让他干呕，却又什么都吐不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恶心，但本能还是让他一股脑的将那些情绪吸入口中。

“我不喜欢，但为什么我会想要这种东西”小猫捂住自己的嘴巴，不由自主的想着。

第二次，则是在一个工厂，不过这里的孩童被死死固定在坚固的金属板上，他们被送往流水线，高温的激光切断了他们的手脚，而伤口还没来得及流出血液便被烫熟，这整个过程异常的安静，因为他们的嘴巴被深入喉咙的口塞死死堵住。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第六次......

他几乎跑遍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的地方，却唯独没有找到那哀嚎的源头。

他也是第一次明白，这种感觉...叫做失望。

那些情绪在小猫的体内咆哮着，让他去索取更多，这让他很苦恼，他只能回到他的出生地，那片刑场。

小猫将用脚爪勾住那已经失去作用的绞索，将自己倒挂在枯树上来回晃动着，他有一种现在就要去找到声音源头的冲动，想要拥抱，想要带他逃离。

他在寻找中明白什么叫焦急。

“不要！好可怕，我是不是要死了，谁来救救我？！”

这一次他感受到了，这位置离自己异常的近，但是，很不妙，好像出了什么事。

“喂，就算是刚出生的恶魔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懂吧？给他个屏障不就好了”就在小猫焦头烂额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一对黑色的脚爪矗立在自己的面前，那是一个与他身上毛色完全相反的猫咪，但年龄显然要大上不少。

他呆呆的望着对方，他暂时还不清楚自己的能力该如何运用，“不像话，就是这孩子催生出的你吗？”黑色的雾气反射出画面，画面里灰色的小狼正跪在地板上瑟瑟发抖。

“这次先帮你了，不过下次自己来哦~”面前的猫咪打了个响指，一层黑色的雾气笼罩起小狼的全身。

“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碰他都会像是有一层隐形的避孕套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能帮他减轻疼痛和很快的恢复哦”身穿黑色马甲的猫咪调整了一下领结，单手握住小猫的脚腕将其拎起。

“先跟我回去吧，你还有不少要学的，在这里太显眼，也太不像话了”猫咪这样说着，随手将正在拼劲全力挣扎的小猫抗在肩头，“松开我，我现在可以过去！”小猫一边用自己的爪子死死的抠在对方的肩头，一边尝试着动用自己的能力，但好像对眼前这只猫咪没什么作用。

“你如果想救他，就老老实实跟我回去，直接把他带走是不行的，这群大脑没进化完全的下等货色只会不断的骚扰你们”猫咪仿佛安慰一般的摸了摸他的头，“如果你想救他，给他改变，那么...”猫咪顿了顿，“就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随后头也不回的带着小猫离开了那片满是尸臭的刑场。

市中心繁华的街道上，一只四肢黑色却有着一头白发的猫咪，肩扛着与他毛色刚好相反的小猫走到了一间心理诊所门前。

哗啦哗啦~钥匙链上挂满了钥匙，在晃动中发出悦耳的金属碰撞声，随着门锁被打开，一大一小两只猫咪走进了诊所，猫咪将小猫放在一边柔软的沙发上后解开了自己马甲，将它整齐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

“自我介绍一下，你可以叫我墨水”猫咪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单手托着下巴看向眼前的小猫，“那么~该讲讲你的问题了”墨水皱起眉头毫无征兆的将爪子狠狠插进小猫的胸膛，“嗯？”墨水迟疑了一下，却又很快将眉头舒展开，俨然一副原来是这样的表情。

噗呲一声，黑色的爪子在摸索了一阵后从小猫的胸膛中拔出，同时被带出的，还有那颗已经被染成黑色的心脏。

“难怪你会一下子产生那股保护欲”小猫就像是被夺走了重要的东西一般，猛地扑向墨水想要拿回那颗本不属于自己的心脏。

“还给我！”小猫奋力的抵抗，但对比面前的墨水来说，他还是太过弱小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必要拿着，即便拿到了那也是虚假的感情”墨水的爪子狠狠发力，将那心脏捏的粉碎。

看着心脏被捏碎，小猫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坐回沙发上，“嘛，总有一天，你会有属于自己的心脏的”墨水伸出爪子摸了摸小猫的脑袋。

“我们和别的恶魔不一样，他们有教会，依靠信仰，所以天生拥有心脏，我们是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负面情绪和事件生成，我们不需要信仰作为养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痛苦，我们就不死不灭”墨水为眼前这位刚刚出世不久的同类耐心的讲解着。

“我们会自发且不受控制的想要靠近，想要接触我们的催生者，但是像你这样把贪婪展现到淋漓尽致的，还真是头一个”墨水将爪子移到小猫的肚子上轻轻按了按。

“胀吗？”墨水问着，小猫摇了摇头，这下子让墨水发了难，他本以为是贪婪的特性展现在了面前小猫的身上，却不曾想对方的胃口也是自己前所未见的。

“那，怎么才能有心呢？”小猫有些沉闷的问着墨水，“你现在把胸口打开”墨水用自己的指甲在胸口轻轻划动着，小猫照猫画虎的用指甲给自己开了膛，先前放置心脏的位置已经被一个纯黑色形似花苞的小小晶体所代替。

“这是，我的心？”小猫望着眼前的小小花苞有些出神，“当然，这就是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心”墨水不知何时拿起一个茶杯，轻抿着温热的茶水。

“只要我们距离我们的催生者足够近，我们就会慢慢的长出心脏，但好在的是，它并不是我们的弱点”茶杯中腾起的水汽让墨水的面庞变得有些朦胧，“反过来说，他是我们用来抑制自己的一道保险，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舍弃这颗心，那么一定是需要你去抛弃所获得的一切来守护重要之人的时候”墨水将茶杯放下，提醒着小猫。

此时的小猫并不清楚，这颗心的寓意究竟为何。

因为他沉浸在喜悦之中。

“好了，那么现在，你需要一个名字”墨水看着眼前这只让他倍感有趣的小猫，他的头发很黑，就好像泡在墨水里一样......

“子墨，你觉得怎么样？”他笑着问道，伸手将茶杯递给小猫，小猫没有第一时间接过茶杯，他那原本阴暗无光的瞳孔中一下子出现了高光。

那一天，小猫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名字与心，以及...想要保护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还真让我逮到了，我就知道这个点是小兔崽子放学的点”虎兽人猖狂的笑着，麻袋里面的小家伙绝望的扭动挣扎，满是臭味的袜子被强行塞进他的口中，而小小的嘴巴被胶带死死缠绕，让他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绝望的听着人贩子的对话，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城市里，小孩子是最好拿来赚钱的，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里，他们甚至不如一瓶酒，一枚金币。

就在人贩子幻想着将眼前的孩童卖出后下半辈子吃喝不愁的日子时，头顶的白炽灯却开始忽明忽暗，不断的闪烁起来，仿佛上天在善意的提醒他们......报应即将到来。

“这破灯也该换了，等把这小子卖了，咱们就不用窝在这个地方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高大的虎兽人抬头大笑着，但他的两个小弟死死的盯着他的身后，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

察觉到了小弟的视线后，虎兽人慢慢转过身体来，他已经做好了身后有什么怪物的准备。

“喵呜？”但身后仅仅是一只看上去未经人事的小猫而已，他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仔仔细细的打量着眼前的虎兽人。

虎兽人为之一愣，虽然他也想不通为什么一只小猫会悄无声息的出现在自己身后还不被发觉，但抱着抓一个是抓，送上门的那也就笑纳的心态，而且......谁会嫌弃钱多呢，这样想着，虎兽人将自己的爪子缓缓伸向面前的小猫，

“你的特质和我不同，你仅仅是和普通人一起呆在密闭的空间中就会将负面情绪如传染病一般散播出去，但是你可以选择散播哪种，这也是你需要学会的，有时候对应的情绪往往可以让你自己不需要深陷其中便能解决问题”墨水的嘱咐在小猫心里快速过了一遍，从爬窗半小时的观察来判断，他很肯定此时需要的，便是贪婪。

“钱...有了钱就可以把小木赎回来了...”虎兽人声音颤抖的念叨着，“明明...只是去上学，为什么会被抓去做那种事情呜呜呜呜”虎兽人约说越激动，泪水从眼眶中不住的往外流着。

“那群自认高贵的魔鬼...我要钱，我要很多很多的钱，我要把小木赎回来，我要让那些魔鬼付出代价！”虎兽人一声怒吼，张牙舞爪的扑向小猫。

身后的两个小弟早已被过量的恐惧吓得腿软，他们不知道恐惧从何而来，只知道自从这种有一部分略显诡异的小猫出现后仿佛空气都凝固了般让人喘不过气。

不知为何，面对已经失控的虎兽人，小猫并不想伤他的性命，反倒感觉这个这家伙和自己有些许的相似。

“钱？”小猫歪了歪头，他并不明白金钱的概念，但...之前那些穿着奇怪的人手里拿着的各种颜色的圆片片应该就是吧？

想到这里，小猫回到了第一次所去的那个地牢，一个身材臃肿的龙兽人穿着金边勾边的睡袍，用手中拿着皮鞭狠狠的抽打在一只被绑缚在木马上的小狗狗。

“给我钱”小猫走上前去拽了拽对方的衣角，但这显然吓到了正在调教自己奴隶的龙兽人，他打量着小猫，眼前的小猫光看穿着像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哇啊！好疼，你个混账东西在干什么！？”就在龙兽人思考的时候，小猫从他的手里拿过皮鞭，狠狠的抽打在他的脸上留下一道红印。

“钱”小猫一手拿着皮鞭，另一只手张开伸向对方，龙兽人被搞的有些蒙圈，但，一只小猫而已，这还不至于让他喊来护卫。

“你个家伙从哪来的，还敢跟我要...啊！你\*\*”就在龙兽人准备将眼前的小猫好好收拾一顿时，又是两鞭狠狠打在他的脸上，“钱，给我，现在”龙兽人看着面无惧色的小猫有些气不打一处来，他一把夺回鞭子，照着小猫的脸上狠狠抽去。

但鞭子尚未落到小猫的脸上，便被那小小的爪子握住，龙兽人有些震惊，自己的力气算不上很大，但也不是一只小猫可以单手挡下的。

“来人呐！”虽然有些丢脸，但他很清楚眼前的小猫并不是自己可以对付的，但在喊叫过后过了半晌也没见有一个守卫下来，龙兽人渐渐的感到有些害怕，面前的小猫也一直都没有再发出响动。

龙兽人想要将鞭子从小猫的手里抽回，但眼前的景象让他头皮发麻，小猫的身体各处都在慢慢裂开一条条小小的缝隙，并发出一阵肉体被撕开的声音，“呐~”小猫抬起同样布满缝隙的脑袋，死死盯着龙兽人，“现在，可以给我了吗？”一瞬间所有的裂缝张开。

直到这时龙兽人才明白，那根本不是裂缝，而是一只只眼睛，那些眼睛中布满血丝 有哀怨 有不甘 有恨意 有恐惧 但它们无一例外的瞳仁涣散，很显然那不是活物的眼睛。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别过来！不要过来！怪物！怪物啊！来人救救我啊！”小猫的样貌彻底击溃了龙兽人的心理防线，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恐惧以及浓烈的尸臭味不断折磨着他的神经。

“你你你你要钱我有，别再靠近了！！！顶层的仓库都是金币，你别再靠近我了啊！”随着小猫步步紧逼，龙兽人已经在墙角蜷缩成一团，他无时不刻不在撕心裂肺的尖叫着，他想要跪地祈祷，希望自己可以一下子心肌梗塞。

而小猫在得到了想要的答复后，伸出爪子捏住了龙兽人的后颈肉，“我不认识，带我去”他就这样拖拽着龙兽人行走在他那大的有些离谱的别墅里，从地牢中出来后龙兽人才发现，并不是没有守卫来救他，而是那些守卫们被一个个铁丝缠绕住脖颈，整整齐齐的被吊死在了别墅的天花板上。

看到这个场面的龙兽人再也抵挡不住打心底涌现的恐惧，括约肌彻底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腥臊的黄色尿液顺着裤裆一点一点的往外流出，在那华贵的地毯上留下水渍。

“就...就是这里.......”在顶楼的仓库门口，小猫死死拽着龙兽人的尾巴，他用对方的钥匙打开了仓库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成千上万数不尽的金币。

小猫看着这些，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喜欢这些又沉又冷的东西，他张大了自己的嘴巴，用触手将所有的金币送到自己的口中。

“钱，难吃”小猫将最后一枚金币吞下肚后才打了个嗝，没有味道 没有营养 还很硬，所以不好吃，这就是小猫得出的结论。

他看着跪在一旁的龙兽人，抬起自己的脚爪，狠狠的照着那颗涕泪横流的脸踢去，一瞬间，血液四溅，那颗头颅在空中转动了一圈，最后咕噜噜的顺着楼梯滚下楼去。

“你需要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他们绝望和痛苦时将他们最想要的给予他们，这样才可以让他们顺从”

“我刚才是，怎么了？”虎兽人擦净脸上的汗水和泪水，回想着刚才那股让人后怕的情绪，“不知道啊，就是一下子很害怕，觉得老大的样子很可怕”一旁的小弟也随声附和着，他们坐在一起，思考着刚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回来了”啪叽一声，小猫从窗户翻下，却因为没有调整好姿势，脸朝地面的摔倒，几名人贩子看着这只奇怪的小猫有些摸不着头脑。

“呐，你要多少钱？”小猫从地上爬起，对虎兽人说着，“...十五枚金币”在经历了刚才的事情后，虎兽人早已经没了想要将那可怜孩子卖掉的想法。

“咔.....唔...呕~”小猫突然发出一阵有点恶心的声响，他的小腹好像有什么东西顺着肠子往上涌出，最后到达胸膛和喉咙。

叮~呕吐的声音夹杂着清脆但沉重的金属碰撞声，黑色的液体包裹着一些金灿灿的东西被小猫吐出，“喏，这些够吗？”或许是生怕不够，小猫又吐了一次，在掏出手帕将整整三十枚金币擦干净后递给了虎兽人。

虎兽人擦了擦眼睛，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略有些奇怪的小猫，然后小心翼翼的接过那数量对他来说天方夜谭的金币。

“.......谢谢”

深夜的市中心依旧繁华，这里悲剧遍地 痛苦常存，只有偶尔刮来的微风会带给人们一丝慰藉。

原本美好的城市因为龙族的涌入和剥削而开始逐渐变得糜烂，法律无法束缚拥有与生俱来强壮体魄的他们，变成了一张没有用的白纸。

每家每户中但凡是可爱点的孩子都会上下学被父母接送。

但即便如此，也还有些龙族会明目张胆的从孩子的父母身边抢走孩子，或是当场将其击毙，又或是将他们暴揍一顿后故意开出天价赎金。

这些都只为了取乐，他们从不把普通兽人的生命同等对待，对他们而言，只是商品和玩具。

他们将物价抬高并降低兽人们的工资，将自己封为贵族，将龙族天生高贵其他物种都是下等货色的观念灌输给自己的后代，甚至会出现有孩子当街被龙族抓走却没人敢上前帮忙的情况。

这座城市在哭泣，这片大陆也在哭泣，群众们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哭泣，只有那些流淌罪恶以折磨无辜者取乐的家伙们在狞笑。

他们笑的那么肆无忌惮 那么大声，反对者被扣上名为罪人的帽子，或是被流放或是被虐待致死。

“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呢？”

“因为没有那个做出改变而不会遭到压迫的领头羊”

“为什么恶魔不帮助他们呢？”

“因为他们习惯了，因为改变这个世界会让他们失去可以滋养自己的环境，大家都是自私的，不论他们，又或是我们”

“...我喜欢他，我想把世界变成他喜欢的样子，我也想为他改变，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他”

“当然，爱一个人的本质，就是为本不为我献上全部，但是你要明白，不是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有回报，你也要想清楚，这真的值得吗？”

“对我来说，值得”

“催生者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可以更换，你愿意被现在接纳你的世界拒绝吗？”

“我愿意”

“即使会让因痛苦而诞生的你感到痛苦？”

“即使会让因痛苦而诞生的我感到痛苦”

“那就放手去做吧，要记住呢，可爱的猫咪，什么都做得到，偶尔阴阳怪气撒撒娇，这是保持可爱的秘诀哦~”

因罪恶与痛苦诞生的恶魔们在天台一问一答，但并非是如何折磨别人，而是如何得到他们的所爱。

即便是恶魔，也会有珍视想要保护的事物，但有些人却依旧犯着同样的错误。

“马上就要实施了，准备好了吗？”第二天清晨，墨水与子墨站在窗前，“嗯”小猫点头应答，他看上去很期待，小小的胸膛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的跳动着，并且...痒痒的。

“很好，那么再重复一遍计划”墨水从口袋里掏出怀表，内侧的橘色长有青色花纹与金色瞳孔的小狐狸站在一个兽人的身边，他咧着嘴笑的格外灿烂。

“据我所知，今天八点整，会有一批囚犯拉到市中心的广场行刑，你需要在人群中把愤怒扩散开并且尽全力的增幅，而我会在后方把恐惧和愧疚散播给那些警察和龙族”小猫听着对方的复述点了点头，示意自己记住了。

“那个...我需要你帮我个忙”墨水沉默了半晌，最终还是张开了口。

“如果你可以救出他来，那么请你帮我留意一下他，可以吗？”一块有些老旧的怀表被递到小猫的面前，他记下了那只小狐狸的样貌。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如果他喜欢你，那么他一定想要见你”小猫抬起头看着墨水，“就像我对他一样”见对方不说话，小猫连忙补充道。

而墨水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么，要开始咯~”墨水戴上礼帽与小猫一起走出了诊所，“说起来，还是第一次和同类一起做事情呢，希望合作愉快，以及...祝你好运”墨水说完后，一个转头便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只留下小猫一人停留在门口。

“卖报卖报！！！小哥哥，你要报纸吗？”小猫按照计划坐在广场处的长凳上，他专心的看着那高耸的钟楼等待开始的时间，但却被一只卖报的小老虎遮挡住视线。

小家伙的身上脏兮兮的，脸上还有一小块淤青，他高举着手里的报纸递到小猫的面前，如果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那破败衣服下被绳索勒出的红印。

咕噜噜~

“......”小猫本想拒绝，但对方的肚子咕噜噜的叫着，而小老虎很不好意思的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他知道肚子饿的感觉，那感觉让他不舒服，小猫看着大荧幕上的时间，距离八点整还有足足半个小时。

“诶？大哥哥？”小猫牵起小老虎的手走向距离自己最近的小摊，他看着标牌上的食物犯难，他不需要那些，自然不知道给眼前的小家伙挑选哪个较为合适。

“就那个吧”小猫指着标牌上一个大大的热狗说着，没有什么原由，只是单纯因为看上去很大。

“还有，你这家伙不要从嘴里吐钱，会吓到别人的，下次提前准备些擦干净在口袋里吧，不用给那么多，这个面额的金币一枚就足够一个人一星期的花销了，额...就是七天”小猫回想起墨水的话，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金币递给小商贩。

“嗷呜，谢谢小哥哥！”很快两个热气腾腾的热狗被递到了小老虎的手里，他看上去饿坏了，却还是在确认了这是给自己的之后才和小猫回到长凳上大吃起来。

小猫看着身旁狼吞虎咽的小老虎，突然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小狼会不会没有吃饭，早知道应该让墨水教自己该怎么通过黑雾来观察别人的，他这样想着，手不自觉的放在小老虎的脑袋上抚摸了起来，仿佛摸的是“他”。

“呜...呜呜......”但身旁的咀嚼声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细微的哽咽声，“怎么了？”小猫有些疑惑的低下头，以为对方和自己一样胃口很大这点不够吃。

“呜呜呜，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兴许是许久没有被温柔对待过，压抑在心中的恐惧和委屈在此刻才得以发泄，小老虎放声大哭，“呜呜呜呜我想家了，我要爸爸哇啊啊啊！”小猫并不会安慰人，墨水也没有教过他，但眼前的哭泣的小老虎还是让他感到胸腔内有些闷闷的，直到日后回想起来他才清楚，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同情。

“呜呜呜......他们打我，昨天我...我看见爸爸了，但是他们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叫他呜呜呜呜呜呜，今天的报纸还没有卖出去呢，回去他们又要打我了哇啊啊啊！”大概是真的没有人陪小家伙说话吧，小家伙一口气将憋在心里的委屈全都讲给了小猫听。

“他们呜呜呜...他们拿东西砸在妈妈的头上，我好害怕我真的好想回家呜呜呜呜呜......妈妈她流了好多血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小老虎哭的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在小老虎的哭喊下，街边也陆陆续续的靠过来一些行人，他们耐心的倾听着他的遭遇。

“小弟弟别哭啦~报纸我买一份~”年轻的兔小姐如是说道。

“小娃娃，老爷爷我帮不上忙，但是买份报纸的钱还是有的，反正也是那些家伙的破事，刚好带回家擦屁股咯~”年龄很大的山羊收起麻木的神情，转换为慈祥的笑脸。

“小哥哥别哭啦，我叫爸爸买一份报纸！” “你爸爸一定也很想你，打起精神来，我们每天都在这里散步的”缅因猫父女递过一枚铜板。

“报纸嘛...我也买一份”身材高大的黑狐这样说着，将一枚银币放到小老虎的帽子中。

“还有我们还有我们！”几名身穿校服的初中生将自己买早饭的铜币叠在一起，整整齐齐的放在帽子旁。

“以后肚子饿了就来我这里吃吧，虽然说挣得不多，但是能让小家伙你吃饱还是没问题也不亏本的”方才的热狗摊贩将小猫交予自己的金币放到小老虎的帽子中。

......

围上来的路人越来越多，小老虎身旁的报纸逐渐被人们拿光，但那放到小小帽子中的钱币却越来越多，直到快要从帽子里散落。

人们就是这么神奇，尽管自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却依然有人愿意对身边那些弱小施以援手，不论这帮助是因为压迫导致的同情又或是在其中看到了自己以及身边人的影子。

痛苦从不会凭空消失，但那份温存与感动也会常存于心中。

所以说，生命啊....如此璀璨，如此耀眼。

小猫并不懂得这种情感，但他觉得，身上热乎乎的，很舒服也很喜欢。

“谢谢...谢谢你们”小老虎将帽子小心翼翼的抱在怀里，不断的向身边人道谢。

“你们这帮下等货色在干什么！处刑要开始了！”一阵叫骂声打断了这本其乐融融的氛围，臃肿肥胖的龙兽人将三名衣不蔽体五花大绑的奴隶带上了高台之上。

小猫看着那三名奴隶，脑海中不禁猜想，自己的小狼是否和他们一样，麻木 绝望 衣不蔽体，被当做商品般交易。

“奴隶......就是这样呢...大哥哥，以后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小老虎拽了拽小猫的衣角，小小的脸蛋上满是担忧。

“会改变的，以后不会再有奴隶了”小猫看着小老虎认真的说着，“怎么可能...”小老虎听到这话只觉得是个不切实际的安慰，“会的，我保证”小猫的情绪激动起来，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突然激动起来，但他在想，如果此时此刻在这里听着自己说话的人，是他该多好。

“噗...哈哈哈哈哈哈，那我们拉钩~！”小老虎被小猫严肃认真的表情逗笑了，他将小拇指伸向小猫的面前。

“拉钩是什么？”小猫歪了歪头表示不解。

“哎呀~小哥哥也把小拇指伸出来勾住嘛~”小老虎见小猫的反应只好伸出小手来，将对方的小拇指勾上自己的手指。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所有人停下！肃静！星耀大人有话要说！”一旁局长装扮雄狮用麦克风喊话，所有听到声音的行人不敢怠慢，立刻驻足停下，抬起头观望着高台。

“咳咳......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停下忙碌的步伐”穿着华贵礼服的银龙清了清嗓，慢慢悠悠的拿起麦克风。

“幻之都这座不算很大的城市，在短短的三年内变得比过去更加繁荣，这一切脱不开各位的努力与奴隶制的推行，但是...”星耀稍微停顿，眼睛眯起观察着群众的反应。

台下的群众无不表现出厌恶但又恐惧的表情，厌恶无所谓，星耀很清楚龙族在登台后都做了什么，无底线的压迫，甚至在背地里拐卖儿童当做奴隶被发现后，明目张胆的将那荒唐至极的奴隶制搬到台面上来，这些事情怎么可能让群众不怨恨龙族呢，只不过是因为自己足够强大，才让群众敢怒不敢言。

但......他并不知道那只不会被压倒的领头羊此刻正站在台下，在不久后用那看似无害的外表硬生生撕开那些华贵却又虚伪的话语。

“这些家伙并不服从于让这座城市繁荣的奴隶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无视我们的努力！！！想要我们的努力白费，他们不但不觉得耻辱甚至觉得这样才是正常！所以他们要接受审判，要在所有人的面前用最低贱的身份死去！！！”星耀在高台上大喊着，这些理由多么荒谬，多么可笑，但说出这些话的人才更是荒谬至极，只可惜没有人敢反驳，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那些正在瑟瑟发抖的人说话。

“嘿子墨，看起来你那边不是特别顺利呀，你不知道怎么带动群众对吗？”

“墨水！？”小猫猛地回头寻找，却并没有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但仅仅是熟悉的腔调和声音就已经让他拥有了底气。

“那请问...您们在这期间除了收税和武力镇压大家外都做了什么呢？”稚嫩的声音从台下响起，众人包括星耀在内瞬间鸦雀无声。

“幻之都并没有变得繁荣，你们闯入的四年，将支付方式从纸币与虚拟货币硬生生改为了你们龙族喜欢的金银珠宝”小猫盯着台上的星耀慢慢向高台靠近。

“嘛.......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按我说的来，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就好，尽可能站上台子吧，不然很有可能误伤群众，那会让他们更害怕的”

“嘿咻”小猫手脚并用的爬上了高台，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单纯不知道一旁有台阶。

“以物换物那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小朋友”星耀饶有兴致的看着爬上来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小猫，他已经开始幻想着该如何在今晚将这只小猫弄到自己的床上供自己“惩罚”了。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星耀挥了挥手，一旁的刽子手用锋利的刀刃砍断了一名奴隶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咕噜噜的滚落到一旁，断口出喷溅出鲜血溅射在红色的地毯上，而这自然引来一些胆小群众的尖叫。

“哦~那把小孩子当做物件买卖呢？你们让他们做什么，除了逼迫他们撅屁股等着满足你们那些施暴欲和性欲外，就只有这样的下场”小猫回头，指了指身后那还在喷血的尸体。

“我们给了他们另一种价值，这是恩赐”星耀继续说着，这次刽子手没有等待星耀的示意，这是星耀的习惯，一旦开始杀人，就不会停下。

“谁来给他们定义价值？你们？你们说白了也不过是闯入者”小猫的耳朵一抖一抖，锐器斩断肉体与脊椎的声音传入耳中，他品味着那份恐惧 恶心 以及...那股就连他都感到有些膨胀的愤怒。

“龙族在四年里一直在尽心竭力的守护着幻之都，我们一直在试图将幻之都变成大家想要的样子！”星耀的声调变得有点尖锐，他越来越期待这只小小的“羔羊”被自己这匹恶狼吃掉的样子了。

伴随着星耀的话音结束，最后一名奴隶也终于人头落地，好不容易挤破脑袋才从人群中钻出的小老虎刚好看到了这一幕，他吓得两腿发软，险些没拿住满是钱币的帽子。

“那是你们想要的幻之都！！！那是你们想要的样子！！！”就在小老虎浑身发抖时，那熟悉的声音再次从高台上响起，甚至盖过了星耀那通过麦克风放大的声音。

“沐晨，十三岁，去年十二月十日下午被六个龙族的小孩子殴打，随后被他们的佣人丢到私家车里带回了家，在那些孩子玩腻后流入黑市被当做奴隶对待”小猫站直了腰，走到那尚有余温的尸体旁，轻轻将手摸在上面。

恶魔特有的体质让他直接接触便能知道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这还真的算是上天的恩赐呢，至少...还会有“人”记得他们。

“凯乐，十五岁，今年二月五日在放学路上被你们的贵族看中，他们打伤了他的父母将他强行带走，他爸爸甚至到现在腿脚都还有残疾”小猫伸出另一只手摸在那只已经停止喷血的“小兔子”身上。

台下的人都没有说话，有的也仅仅是一些啜泣，因为他们愤怒至极。

台上的人也没有说话，有的也只是一些讥笑，因为他们并不在乎。

“最后，阳洸，直到昨天才满十岁，上个月被醉酒的龙族闯入家中带走，在临走时打翻了家里的酒柜以及落下的烟头导致火灾他的父母...被活活烧死，因为他的肠胃不好，没有人愿意把他当做性奴来看待，把他打发去修建城墙，但年龄和身体让他什么都做不好，最后被送来这里”小猫抱起那具小小的尸体，任由鲜血沾染在自己白色的衣袖上。

“时至今日，即便是这样，他们的父母依然没有放弃他们，那些可怜的父母倾尽家底想要换回自己的孩子，但你们却不断的找他们索取高昂的利息！”小猫抱着阳洸走到高台边上。

“各位！！！如果你们继续默许这些，那么你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都会被这群无耻的闯入者当做物件与牲畜一样对待和买卖！！！这并不是大家想要的幻之都，大家所想要的幻之都......在他们闯入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死去了！！！”小猫把阳洸放在地上，将自己的胳膊伸到他的腋下，让他站在自己的身旁。

“他们是孩子，孩子能做错什么！！！能犯下什么滔天大错让他们受这样的罚！！！你们可以再继续容忍，因为火还没有烧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可以继续视而不见，因为迟早有一天会烧到你们的身上，但是到那时，不要抱怨为什么没有人带领你们反抗！！！”小猫握住阳洸已经开始变冷的手腕，将他的胳膊抬起，高举向天空。

“把这群无能！无耻！无德的闯入者赶出去！！！”皮囊之下，那猩红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台下的群众，此时正是将那愤怒散播的最好时机。

呐~你知道嘛，除了恐惧，愤怒也可以像瘟疫一样散播呢~

“我他妈受够每个月莫名其妙工资扣几千块钱了！”高大的黑狼咬牙切齿的说着。

“我家孩子现在晚上都不敢睡觉！”面容憔悴的梅花鹿大喊着。

“谁TM想给这群什么都不干只会享受的\*\*打工！”一旁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抬起手臂挥舞。

小猫满意的看着台下的群众。

彭！

而下一秒枪声划破了火热的空气，这点伤害对恶魔来说连擦伤都算不上，但对普通人来说......就不是了。

因为子弹径直穿透了小猫的身体，击中了原本满脸喜悦的小老虎，时间在小猫的眼里被无限放慢，猩红色的血珠飘荡在空气中，即便隔了老远，小猫还是闻到了那股铁锈味。

灿烂又带着惊喜的表情在定格在那小小的脸蛋上，小小的胸脯被子弹打出一个血洞，小老虎一直如宝物般护在胸前的帽子也歪向一旁，里面各式各样的钱币散落在空中。

哗啦啦~那是钱币散落在地上发出的声响，鲜红温热的血液在洁白的大理石地面上铺撒开来，变成另一块红地毯，小猫将阳洸放好，立马跳下高台跑到小老虎的身边。

“小哥咳...哥，你答应我的还算数吗？”小老虎的声音有些模糊，那是血液流入肺中导致的，“算”小猫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用手死死的捂住小老虎的伤口，他以为只要不流血了就没事，但血液总会调皮的从他的指缝中渗出。

“那么，求求你小哥哥咳咳...救救幻之都...救救爸爸妈妈，救救大家，救救...我...”小老虎抬起手来，将握紧的拳头伸到小猫面前，然后张开了手。

啊......红色和金色，真的很配呢。

气急败坏的银龙站在已经傻愣愣呆在原地的警察身边，他手中的手枪还在从枪口处冒烟，他或许还以为这样的杀鸡儆猴会有用，但...

这一次的镇压，不但没有让人感到害怕，反倒让群众更加的愤怒，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继续放任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继续，下一个小老虎会不会是自己。

“他今天敢在广场上开枪，明天就敢在大家对他来说没有利用价值后搞大屠杀！”小猫抱起已经没有了气息的小老虎，他用力的将那枚沾染了温热血液的金币朝着银龙的脸上掷出，在那张还算俊俏的脸蛋上留下一块圆形的红色印记。

群众们乌泱泱的围住高台，星耀抬起手中的枪械朝天射击，但却根本没有用。

“喂！你给我想想办......！?”星耀回头看向那名警察，但对方只是跪倒在地，嘴巴里不停的嘟囔着。

“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害死了那个孩子......”警官看着地上那染血的金币涕泪横流，“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啊，我是个警察，我没有帮到他反而害死了他，我该死啊！”警察死死的抓住了星耀的腿，这一幕吓到了平日嚣张跋扈的银龙，恐惧在他的心底萌芽，然后疯狂的生长填满了他的内心。

“死...对，对！我该死！我现在就应该去死！”警察松开了星耀的大腿，跪倒在已经发硬的尸体前。

彭...彭...彭...

那名警察用自己的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的磕在高台的地板上，很快他的额头开始破裂，鲜血飞溅但他却并没有停下，反而越磕越快。

卡巴一声，随着头骨的碎裂，那名警官彻彻底底的跪趴在地，失去了声息，就这样活活的磕死在了那三具无头尸体旁。

这样诡异的场面即便是再怎么坚强的人都无法去无视，星耀一下子瘫软在地，腥臭橙黄的尿液顺着裆部一下子涌出，将那贵重洁白的西裤染黄，不过看起来是吃太多山珍海味上火了呢。

“不要过来，你们这群下等货色不要过来啊！”星耀挥动着双手，试图抵挡那些暴怒的群众，但已经没有人会听从他的命令了。

群众无视了他的喊叫，直接从他的身上踩踏过去，留下一个个脚印，在这场足足三分钟的践踏中，他的肋骨股骨都被人们踩碎，但好在是没有伤及器官，不会妨碍他接受幻之都法庭的审判。

暴怒的群众在街道上游行着，大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警察们有些吓破了胆，有些则在愧疚的驱使下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就是这里！小猫看着眼前高耸的酒店，胸膛的那股悸动变得更加强烈。

“我感觉的到他也在这里，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吗？”墨水的声音再次从脑内传来，小猫下意识点了点头。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酒店经理哪里见到过这种阵仗，被吓得躲进了后厨不敢出来，群众愤怒的打砸叫骂着，而小猫则趁机融入了自己的影子穿梭在酒店中。

这里没有，这个也不是，那里也没有，你到底在哪啊......阴影中的小猫苦恼着，他不知道此时该怎么办。

“贱狗，你服不服从！？”突然一阵叫骂声从楼上传来，小猫的立刻锁定了位置，他用自己的影子捏造出了一个分身，带领群众们往顶楼前进，自己则第一时间照着自己的头顶进发。

“呜嗯！”终于，在酒店顶楼的客房中，小猫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小狼，他此刻正被绳索死死的束缚着，过大的口球几乎要将那小小的下巴撑的脱臼，青橙相间的龙兽人正挥舞着鞭子狠狠抽打在小狼裸露的身体上。

但即便是这样的鞭打和质问，小狼却依旧不肯点头，只是紧闭双眼，嘴巴死死的咬住那口球，让自己的哭声尽可能的憋住，一旁的笼子中还关着一只与小狼年龄相仿的小小狐狸。

“你特么谁啊！”小猫的突然出现让龙兽人有些错愕，却依旧不服，苦苦忍耐的小狼看着面前的小猫。

小猫无视了叫嚣的龙兽人，快步上前将小狼抱起远离了龙兽人，随后伸手抚摸上小狼的脑袋，“既然如此，要不要当我的狗狗”小猫张开手掌，掌心处慢慢由黑影幻化而成一个小小的项圈。

那熟悉的叫他苦苦坚持到如今的声音传入耳中，让小狼坚定的点了点头，见状小猫也轻轻的将项圈戴在那纤细的脖颈处。

龙兽人盯着眼前的一幕，眼睛里仿佛要喷火一般。

“这里还有一个！！！”龙兽人刚想发作，但却被突如其来的群众打断，群众们将他抬起 举过头顶带出酒店，挂在了高高的路灯上，原本在门口起到保护作用的保安与保镖早就被群众冲散，他们从没见过这般阵仗，自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什么，你找到他们了！接下来的情况完完全全交给分身就好，等会儿晚些见吧”墨水开心的和小猫说着，但他手中所捏住的人便没有那么开心了。

“我已经告诉你，他被落夕买走了......快松...手，要死了...”墨水死死的瞪着眼前的奴隶商人，掐住其脖子的手并没有松开，反而捏的更紧，随着一声脆响，将那肥胖臃肿的脖子捏碎。

墨水盯着地上的尸体有些嫌弃，他向来不喜欢身材过分臃肿的人。

“那个，你...还好吗？”小猫解下了小狼的口球与绳索有些磕巴的问着，过分紧实的捆绑在小家伙的身体上留下了一道道的印记，看上去格外惹人心疼。

小狼没有说话，但是眼泪早已从眼眶中冲出，他坐在地上哭泣着，嘴巴里不断念叨着自己的工作。

不知哭了多久，小狼的眼眶里再也没有泪水流出，只剩下微弱的哽咽声，小猫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好傻愣愣的蹲在一旁。

“谢谢......话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小狼抱膝坐在角落，他擦了擦眼泪后看向小猫。

感受到目光的小猫变得手足无措，他张嘴闭嘴半天硬是没能说出话来，“啊.....墨.....”在二十分钟后，小猫才从嘴中艰难的吐出几个字来。

“阿墨嘛？”此时的小狼看着眼前反应与刚才完全不一样的小猫有些摸不着头脑。

“啊...不是的！是....算了，先离开这里吧！”小猫见对方误会，急忙解释着，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牵起小狼的爪子朝酒店外走去。

笼子里的小狐狸：队友呢？救一下啊！

“亨德你要干嘛！落夕大人如果看到了怪罪下来怎么办！赶紧给我滚回去！”小猫与小狼手牵手走在酒店中，但那位酒店经理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得知群众离开后这家伙便从后厨中溜了出来。

“闭眼哦”小猫瞪了酒店经理一眼，然后捂住了小狼的耳朵，而小狼也顺从的闭上双眼。

小猫张大了自己的嘴巴，无数猩红色如神经一般的触手从嘴巴里伸出，将酒店经理的脖颈与手脚死死束缚，慢慢的往自己的嘴巴里拖拽。

“好了，可以...嗝...了哦”小猫擦了擦嘴巴，松开了捂住小狼耳朵的手，“诶？经理人呢？”小狼四处张望没有看到经理在哪，好奇的询问着。

“哦，刚才大家回来了一趟，他被吓跑了...真的，别这样看着我..嗝...”小猫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由分说的带着小狼继续朝外走去。

离开了酒店，二人来到空荡荡的大街上，地上早已经不见了星耀的踪迹，看起来是被群众拉去市政厅了，一旁路灯上已经昏厥过去的落夕随风摇摆着，他的脸上还挂了彩，看起来平日的嚣张跋扈让他没少受罪。

“来，这边”小猫看了一眼那橘青色的龙兽人，虽然自己并不介意，但这里好像确实不是一个适合说话的地方。

小猫牵着小狼的手往附近带有人工湖的小公园走去，只留下依旧昏厥的落夕在路灯上晃来晃去。

“那个，你能，转过头吗？一下下就好！”小猫的双臂紧贴着身体两侧，腰背挺的直直的，看上去非常紧张，小狼不知道眼前的小猫要搞什么名堂，却也还是转过身去耐心等待。

见小狼回过头，小猫如先前一般划开了自己的胸膛，不知什么时候，小小的花苞已然盛开，一朵黑色的水晶鸢尾在他的胸腔中绽放着，他伸手拽下一片水晶花瓣。

“可以了哦”随着小猫的呼唤，小狼回过身来。

“那个，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近一步吗？”小猫将花瓣递到小狼的面前，有些紧张的说着，“诶......诶？！太快了吧！你你你，我们才认识没十几分钟诶！”小狼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起来，连忙将小猫捧着花瓣的手往回推，而小猫在被拒绝后如泄了气的皮球，一个没拿稳，那黑色的水晶花瓣便掉落在地摔了个粉碎。

“......生气了吗？”小狼看着耷拉着脑袋的小猫有些担心的问着，“没有哦”小猫低头回应，“总之你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吧”小狼说着便回过身往酒店走去，只留下小猫在湖边吹着冷风。

“你听说过嘛~？”

“银印大陆最繁华的市中心处住着一个恶魔，他的牙齿很尖锐，不光吃人，甚至拿刀片当做饼干吃诶！”市中心的人行道上，身穿初中制服的小老虎做出鬼脸，吓唬着一旁的同学。

“唔啊！你别吓我啊喂！”走在人行道内侧的小狮子被小老虎浮夸的动作吓到猛地后退，险些撞到了过路的行人，“真的真的！我那天亲眼看到的！那家伙长的像个普通的小孩子，但是嘴巴可以长的老大，拿着一颗球一样的东西吞下去了！”小老虎继续说着，丝毫没有估计同学会感到害怕。

“但是你是怎么看到的呢？”小狮子问道，“唉~别提了，上个星期我被我妈叫去扔垃圾，原本没什么，我打算扔完就回家”小老虎稍微抬起头，好像是在回忆一般。

小老虎看着天空，仿佛那天的回忆相当恐怖，“结果却听到，一旁的小巷子里有一阵动静，嘛，毕竟那个时候，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有奴隶被丢弃然后在垃圾堆附近找吃的很正常，但就当我打算直接回家的时候，你猜猜我看到了什么？！”小老虎扭过头看向同学。

“咦！我哪知道！快说啦，别卖关子”本就胆小的小狮子压根不打算猜想，但是又实在忍不住好奇，急忙催促着同学继续说下去。

“我看到一个黑影一下子窜到那个小巷子去了，我当时也是胆大，居然真的就跟了上去，结果我就看到......一个穿着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家伙蹲在一个昏到的奴隶边上，拿着一个红色的球在啃，还好我跑的快，不然你今天估计都看不到我了”小老虎拍了拍胸口，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一样。

“哎呀，你肯定是看错啦~说不定是有钱人的奴隶被赶出家门而已？”小狮子轻轻拍了拍同学的背想要安慰，却发现对方在一间咖啡馆的落地窗前停下了脚步，“诶？怎么啦？”小狮子发问，“绝...绝对是这个家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小老虎指着窗内靠坐在椅子上的一道黑白身影说着。

那是一只身材纤细的奶牛猫，白色的衬衫虽然有些宽大，却不会让人感到邋遢，黑色的西裤与背心勾勒出好看的曲线，有些杂乱的刘海略微遮住了半只眼睛，他就这样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作，只是机械的喝着手里的咖啡，而他仿佛是感应到了窗外的目光，微微转身用棕色的眼睛透过方片眼镜朝着窗外看去。

“唔啊！看过来了！快走快走！”见到对方转身，小老虎赶忙推搡着同学离开。

“您好，一杯冰美式，不加糖和奶”奶牛猫轻声对一旁小小的灰狼说着。

“啊，好的好的，马上就好”小狼仔细的在小本本上记着，而奶牛猫却拿起放在口袋中的皮夹子，将一枚面额大的吓人的金币交到小狼的手里，这枚金币足够一名普通兽人一周的花销。

“小费哦~”奶牛猫伸手放到已经呆住的小狼头上，对比寻常人来说有些小的爪子抚摸着那小小的绒毛。

“请问...我们在哪里见到过吗？”小狼看着眼前的这位客人，外表眼熟的同时声音也很耳熟。

但他也还是将手中的金币藏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毕竟他现在有了自己在意的弟弟，可不能被那个家伙看到。

奶牛猫看着有些困惑挠头的小狼摇摇头，没有再说些什么。

但却在下一秒，眼前的小猫扭曲变形，一下子从青年的体型变幻为小孩子，“嘛~现在，愿意和我走了嘛~？”奶牛猫向小狼伸出爪子，仿佛在邀请。

原本在接过饮品的小狼见到此般景象被吓了一跳，手中的咖啡一下子摔落在地，连带着还碰掉了奶牛猫放在桌子上的一块怀表。

啪啦，一声玻璃碎裂的脆响回荡在小小的咖啡馆，身穿制服的年幼小狼摔倒在地上揉着自己的脑袋，而一旁的小小狐狸早已被吓破了胆，坐在木椅上的奶牛猫看着地上破碎的怀表单手扶额。

“去把你们的老板叫过来吧”他轻轻拍了拍站在一旁浑身颤抖的小狐狸，对方在被奶牛猫的爪子拍到了之后便像是触电了一般，在扶起还在揉屁股的小狼后赶忙拽起对方跑去经理办公室。

虽然表盘已经碎裂，但怀表内测的照片却依旧完好无损。

没一会儿从办公室内便传来叫骂声与清脆的抽打声，“哎呀，不好意思，让客人您受惊了”一头青橘相间的毛龙踩着沉重的步伐拖拽着两只小家伙走到了奶牛猫的餐桌旁。

“受惊倒不至于，但是”他指了指自己被染上了咖啡的衬衫与已然碎裂的怀表。

“您该如何赔偿呢？”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随后又戴回到脸上，“哎呀，肯定是原价赔偿啦~”面前的这头龙大概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到，眼前看起来穿着显老，甚至有些土里土气的奶牛猫并不是寻常的客人，“原价？好啊”他将手机递到对方的手中。

对方在看到了手机上的数字后随即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没有发作，“哎呀，我已经收拾过他们了，要不然您看看......” “你自己说的，原价赔偿”他将手机收回到怀里，张开爪子在对方的眼前。

“啊，您看这样，我这里还有些金币，要不然...” “这年头谁还用这种东西啊？你是什么旧时代的残党吗？回头如果是假的，就连拿去打弹弓玩都会有些嫌弃呢”奶牛猫的话语丝毫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搞的面前的老板有些不快。

“我想，落夕先生也不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货色，这样吧，你身边的两个小家伙交给我，就当做无事发生，如何？”他伸出爪子指了指一旁的两个小家伙。

“就不能一起吗？”毛龙还在试图讨价还价，“不能”奶牛猫的话语彻底激怒了还残存有所谓贵族骄傲的毛龙，对方刚想要使出念力却不料奶牛猫提早一步从行李箱中掏出枪械来，黑洞洞的枪口与压满子弹的弹鼓无不预示着对方是认真的。

“大人，时代变了~你还当现在是什么体术与念力的时代吗？你要不要试试用念力接下弹鼓里面这五十发子弹？”其余的客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只有少数几人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停留在原地。

砰的一声，硝烟味弥漫在二人身边，弹壳敲打在地面发出清脆的响动，对方毫无悬念的接下了第一发子弹，但火药的动能实在是过于强劲，他早已满头大汗，却还在强撑着面子，赌对方不敢再开第二枪，“嗯？”奶牛猫本打算就此收手离开，但看着一旁两小只的眼神，又看了看手中的怀表。

砰 砰 砰 又是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响，奶牛猫毫无顾忌的扣动着扳机，他从不在意别人会如何看待，也不担心对方拼个鱼死网破，毕竟抓住自己想要的，并承担起责任是他刚刚诞生不久就明白的道理，但对方却是已经绷不住了。

“我放手”毛龙咬着牙吐出这几个字，仿佛下了天大的决心，“早这样多好，搞这些没有用的屁事”他感到有些无趣，本想着对方再怎么样也会誓死不屈，却没想到如此轻松，这让他感到恼火。

“那我这就去把他们收拾一......” “不需要，我自己来就好”奶牛猫打开冲锋枪的保险随意的夹在腋下，双爪捏住两小只脖子上的项圈，暗暗发力将它们撕开，而后牵起两只软软小小的爪子朝外走去，“办事什么的都要依靠别人，和个娘们一样，jb再大有个屁用，如果真的希望走出自己的路，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一个劲的逃一个劲的回避，好歹是个通了精的人，这点担当都没有也别混了，不过，和你说这些也没用，你但凡负责任，也不至于被爱人甩了呢”回头还不忘对呆在原地的毛龙比个中指。

虽说曾经的贵族制与奴隶制在这座城市早已被取消，即便已经被买下的奴隶还是归主人所有，却也并不被早已觉醒反抗意识的大众所接受。

因亲眼见证那些与自己一样的兽被奴役又或是侵犯，年幼的孩童像是工具一样被贩卖，甚至是随随便便的处决，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群众们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将那些地下的奴隶贩卖场所捣毁，大部分的奴隶商人被挂在路灯上整整三天，直到彻底推翻了原本就不公平也十分荒诞的制度之后，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穿着光鲜亮丽的奴隶商人才被吓破胆的警察们从上面放下。

而自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做任何贩卖奴隶的勾当，原本的奴隶商人也只好把自己中意的奴隶悄悄留在身边，干起了正常买卖。

而奴隶商人中嚣张跋扈落夕便是最先被挂上路灯的那个。

先前被调教到恶堕的无数孩童在被玩坏后临处决前碰巧被正在游行的群众救下，那些孩童即便是在医院中都在不断念叨着落夕的名字与自己从今以后接受狗奴的身份，看着原本天真的孩童变成这般模样更是激情了民愤，愤怒的群众揭竿而起后，他被撕掉了那原本光鲜亮丽的华服，被硬生生抬出了酒店的顶楼挂上了路灯。

即便是拥有所谓的异能与钱财，也无法抵挡住一批又一批看不到尽头的愤怒群众。

在这个所谓的大少爷彻底倒台后龙族也开始一蹶不振，本就打算甩掉他的爱人，更是借着他私下所做的这些交易名正言顺的抛弃了他，他也仅剩下自己最为满意却也无法得到的“奴隶”，而如今，那被因被转手抛弃无数次的恐惧与性爱调教所维系的关系也彻底被人点醒，不复存在。

这样子带你们两个没有身份的小家伙回家就有些难度了呀，奶牛猫看着走在身旁眼神有些迷茫的小家伙们，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带两个小家伙回家，直到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行李箱，一些坏坏的小念头涌上心尖。

“啧啧啧，真是两条好色的小家伙呢，在箱子里呆了这几个小时居然会流这么多出来哦~”身穿风衣的猫咪轻轻拍了拍身旁的行李箱，箱子的缝隙中不断往外渗出晶莹粘稠的液体，与小狗一般的呜咽声，“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哦”他将行李箱抬起，放在轿车的后备箱中，而那被放置好的箱子还在不断的晃动，仿佛里面的小家伙有极大的不满。

随着车辆行驶在黑夜中，箱子的呜咽声与嗡嗡声在车厢内也越来越清晰，奶牛猫也从外套中掏出烟盒，从中抽出了一根叼在口中，他没有打开车载音响，毕竟没有什么比自家小家伙们娇喘更美妙的音乐了不是嘛~

“呼，可算是到家了~”归家的旅途并不算远，在不堵车的情况下一支烟的时间足矣，他将几近燃尽的烟头从车窗中弹飞，刚到掉落到垃圾桶上的灭烟区域，看了看表，正是午夜时分，在拉好手刹过后便将车子熄火，“哎呀呀，这趟可真是没白来呢，这么可爱的小家伙能被我纳入囊中也算是意外收获”他将行李箱从后备箱中拿出，随手锁好了车门走进自己的房中。

屋中的陈设并不多，但也足够一人生活，不论是刚被点燃让人看起来就觉得暖洋洋的壁炉，还是柔软的沙发与长方形的茶几又或是天花板上普通的吊灯都让人感到舒适，他并不缺钱来摆弄那些看上去很奢华名贵的家具，也并非叫不起仆人，但他实在是感觉......没必要。

也该让小家伙看看未来的新家了，这样想着奶牛猫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在将自己的外套挂好之后他便有些迫不及待的打开了那黑色的行李箱，一阵石楠花的味道扑面而来，箱子中赫然是一只灰色的小狼与橘色的小狐狸，两只小家伙被绳索粗暴束缚在箱子中不断扭动挣扎，他们的双爪被绑在身后，与脚爪死死的固定在一起，面对面挤在小小的箱子中，嘴巴里的双头假阳具口塞深入喉咙，而两个夹在鼻子上连接好的鼻环却又让他们没办法头部后缩，彻底的“堵住”了他们的退路，望向下身，原本可以看出十分傲人的肉棒正被最小号的贞操锁死死的勒住，不留一点点的勃起空间，同样为双头的尿道棒被塞进他们的马眼中，彻彻底底的堵住了膀胱括约肌与输精管，这下子不论是小狼又或是小狐狸，只要妄想挣扎便会带动一整根尿道棒为他们的下身带来剧烈的快感，更别提他们身后那足有拳头大小的肛塞与肉垫上的跳蛋了，这些都让蓄满快感的小家伙们苦不堪言用朦胧的泪眼带着渴求的眼神看着他们的新主人，哪怕是侵犯也好狠狠的操弄也罢，希望对方可以让自己的欲望得以释放。

月牙般的微笑挂在黑白相间的面庞上，他饶有兴致的看着两个小家伙扭动挣扎，试图依靠尿道棒让自己达到高潮却又徒劳无功的样子，随手再次点燃了一支香烟，“呼~”浓厚的烟雾被故意的吹在两个小家伙的脸上，呛得他们一个劲的眨巴着眼睛想要咳嗽，但又因为口塞的缘故只能发出一点点呜呜声，“哎呀呀，别这样看着我嘛，这个样子你们明明很享受不是么~”奶牛猫调戏般捏了捏两小只粉扑扑的乳头，随后便解下了鼻环。

“唔~哈啊~哈啊~”小小的嘴巴终于重获大口呼吸的权利，两个小家伙吹散了烟雾，如刚从水里捞出来般大口大口的呼吸着空气。

“欢迎来到新家，我的小家伙，或许它现在并不是很大，但我保证它足够温馨”奶牛猫语气平和的说着，抬爪将两个小家伙从箱中扶起。

小狼与小狐狸不约而同的扭过脸看着他们的主人，可除了那根粗长的假阳具口塞外，奶牛猫还提前将口枷戴在了他们的嘴巴上，当口塞被取出后口枷便强行撑开小家伙的嘴巴，取代其位置，迫使小家伙张开不断淌着口水的小小口穴。

“诶呀呀，流口水的样子也好可爱呢，不愧是我的小家伙~”他一把将两只小兽抱在怀里，脸上说不出的喜悦，与之前咖啡馆时判若两兽。

而被抱在怀里的小家伙虽说很开心这次的主人并没有如先前的那般强硬，甚至于为自己戴上道具与绑上绳索时都会询问是否舒适，但腰肢与会阴部的酸涨感却让他们有些抓狂，从而一个劲的扭动着下身，靠着尿道棒在尿穴内的摩擦与刮蹭获得快感，尿液与那一股股原本寄存于小小春袋中的精液，被已经沾染了小家伙体温的宽大尿道棒死死堵在最深处。

“哈唔，咕呜”淫秽但又甜美的慌乱喘息源源不断的从两张小小的口中传出，那原本还能抑制住的自身欲望被一下子无限放大，黑色的西裤顷刻间挺起，但他心里很清楚不应该这样做，毕竟一上来便狼吞虎咽着实不符合礼仪，一丝坏坏的念头从心底产生。

随着嘴角弯起的幅度，一双白色的爪子悄悄的伸到两只小家伙的身后，原本在括约肌的吞吐与小家伙们努力的尝试分开下，那直插尿道深处的双头拉珠已经被挤出了四五颗，“唔嗯！！！咕呜！！！”白色的猫爪如恶魔一般狠狠的将两个小家伙向对方的方向推过去，尿道拉珠再次没入那已经几近开发到极致的尿穴中，坚硬的拉珠狠狠奸淫着娇嫩敏感，却依旧在顽强抵抗的括约肌，腥臊带着满满雄性荷尔蒙味道的淫液咕叽咕叽的从两根肉棒中溢出，惹得两个小家伙发出一阵令人愉悦的浪叫声。

啪 链接两个项圈的细绳被奶牛猫用力拽断，“噗哈啊~”随着将两兽死死束缚在一起的细绳彻底断开，两只小家伙终于可以吐出口中粗长的口塞，他们娇喘着呻吟着，呼出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中产生雾气，“主...哈啊...主人，想...想要...”如女孩般被强奸的快感不断冲击着年纪不算大却也是少年的小狼，而先前的各种性虐待与调教早已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导致他没有也不敢说出请求。

“哦？怎么了呢~？”没有冷冰冰的命令，也没有伸到嘴边散发着雄臭流淌着体液的肉棒，更没有一下子狠狠踩住自己肉棒狠狠搓弄的脚爪，仅仅是扭头的微笑，“主人，想...”小狼支支吾吾不敢说出口，“想要什么呢？”奶牛猫扶了扶带有厚厚镜片的眼镜，心里盘算着该如何让眼前这个小家伙说出口来，毕竟要过一辈子的话，当做奴隶对待可是不行的。

“主人，我...我想要射出来嘛...”终于下定决心的小狼低垂着脑袋，耳朵委屈又害怕的趴到脑后，“当然可以，但是是谁想要射呢？告诉我哦~”奶牛猫又是轻轻的一推，两只小家伙贴的更近了些，淫液在身下流淌的像是小溪一般，“贱狗想射...”小狼发出了如蚊子一般大小的声响，却还是被那对敏锐的猫耳所捕捉到，“贱狗？我这里也只有可爱的小狼崽呀~”他凑到那对长长的狼耳边轻声说着，“好好告诉我你的名字，把那个作贱自己的称呼给我去掉，然后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奶牛猫笑眯眯的看着面前犹豫的小狼。

“诶？”在长达将近一年，几乎让人忘却时间的囚禁和圈养中，小狼早已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名字，记住的仅有自己是奴隶，是主人的贱狗，“我...我叫...什么？”他有些苦恼，明明应该可以脱口而出的答案，在此刻却变得那么模糊，“那我来给你点提示吧~”奶牛猫眯起眼睛，“亨德里森中学~”一瞬间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大脑。

当初放学路上被人用毛巾捂住口鼻，粗糙的麻绳将自己的身体捆绑的生疼，被关在笼子中哭喊 求饶 最后麻木的去接受那些奴隶商人给予自己的名号，一个奴隶，身份低贱的狗奴。

他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在各个恋童癖间辗转，像是商品一样买卖，像是宠物一样关起来，像是牲畜一样被捆绑被吊起来，侵犯 强奸 殴打 责骂 这些更是家常便饭，好不容易熬到十七岁找到了一份工作后却又被人强行带走，情况不但没有好转甚至又被当做宠物般施舍对待了一年，一切经历如走马灯般在眼前回放，泪水不自觉的滴落在那柔软厚实的地毯上。

“亨德...亨德想要舒服！”终于记起自己的亨德终于哽咽的在经历这一切后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被不平等对待的委屈，被一次又一次抛弃后没有归属的害怕，都让他涕泪直流。

“很棒哦，一直以来一个人辛苦啦，我的小狼崽~”被保养的很好的爪子在那毛茸茸肉乎乎的小脸蛋上摸着，给予亨德安慰，“那么你呢，你还能记起自己的名字吗？”奶牛猫一边安慰着哭成泪人的小狼，依旧笑眯眯的看着一旁的小狐狸。

“麓恒也想！”很好，看起来这只没有被摧残太久，奶牛猫暗暗叹了口气，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好歹算是可以和某人交差了。

“那么~让你们两个小家伙舒服一下好不好~？”奶牛猫松开了强行让两只小家伙贴贴的双爪，早已累坏了的两小只失去了支撑险些向后瘫倒，但侵犯着下身的尿道拉珠可不会让他们好受，一颗颗珠子摩擦着括约肌从肉棒中滑出，并没有被过分调教的麓恒倒还算好，很快便强忍着快感稳住身形，而亨德被过分调教过，异常敏感的下身却险些射出来，好在奶牛猫扶了他一把，才让小家伙没有一下子仰面躺地。

没有给两个小家伙一丝喘息的余地，奶牛猫的爪指勾住已经吐出了将近十颗的拉珠，随后迅速的向上挑起，尿道深处的括约肌依旧在拼死抵抗，但无奈于越是用力试图夹紧，摩擦带来的刺激便越是强烈，更不用说内部将近二十颗近两厘米蜷缩在膀胱中挤压着前列腺的剩余珠子了。

随着尿道棒被拽出，后方珠子间的缝隙带出一股股晶莹的前列腺液与膀胱中积攒已久的尿液，剧烈的快感与酸胀感不断的让两兽喘息，他们被绳索勾勒出的好看线条的身体不断扭动挣扎着，摧残致红肿的乳头被链接在两兽之间的乳夹不断拉扯变形，却又带来别样的快感，看着自己心爱的小家伙高潮将至，奶牛猫一鼓作气的将剩余所有的珠子拔出，珠子穿过膀胱发出了一阵的咕噜咕噜声与粘稠的水声。

咕啾~咕啾~ 啵~

积蓄已久的快感终于在这时压垮了两个小家伙的神经，从小腹传递至括约肌那酥麻的酸胀感提醒着亨德与麓恒，高潮即将到来。

精液顺着输精管涌入尿道，推搡着前方的拉珠，让其冲出已经被玩弄至通红的马眼。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最后的两颗珠子分别从两根尺寸足够傲人的肉棒中喷射而出，一股股粘稠腥臊的白浊种精紧随其后，从两根不得释放的肉棒中激射而出。

对方巨量浓稠的精液溅射到脸上，又从脸上滴落到胸口，而不论是小狼又或是小狐狸，他们全都吐出舌头浅翻着白眼。

因为长时间的禁欲他们早已沉沦于射精的快感中，不小的房间之中满是好闻的只属于亨德与麓恒的味道。

“嗯，对，你赶紧过来把他带走吧，我想了个办法把他也一起带出来了”在小家伙们高潮之后，奶牛猫走到一旁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他仿佛在对着空气说话，这让亨德和麓恒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不是很想见他嘛！笨蛋！”突然奶牛猫好像有些不耐烦，他变得有点大声。

“你不来那我就一起收下了！你忍得住就这样看着吧！”奶牛猫回过身来作势将麓恒抱起，用手捏住小家伙的下巴，而嘴巴一下子凑上去，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自然吓坏了胆小的小小狐狸。

叮咚~叮叮叮叮叮咚~

就在奶牛猫即将强行亲吻上去时，一阵急促的门铃从门口响起，奶牛猫松开了捏住麓恒下巴的手，将小家伙安安稳稳的放在沙发上。

“你........”打开房门，一只和奶牛猫毛色刚好相反的猫咪站在门口，他表面看上去很冷静，但刚才急促的门铃和那已经炸了毛的尾巴能看出他其实比谁都着急。

“我什么，你不是不来接嘛，那就是我的咯，晚安明天见”奶牛猫假意要关门，对方一下子将脚爪顶在门缝处。

“我只是让你再帮我照顾两天”猫咪看上去有些无奈，伸出手顺了顺尾巴上炸起的毛毛，“嗯~？”奶牛猫没有理会他，反而眯起眼睛摆出一副“真的嘛，我不信~”的表情死死的盯着眼前的猫咪。

“真的！我只是，还没做好准备...”猫咪显得有点委屈，一对白色的耳朵趴了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做好准备才会开始的，这可是你教我的哦，墨水大哥哥~”奶牛猫的身体开始变得扭曲化作一团，最后变成了方才咖啡厅中仅仅出现了一瞬间的小猫样子。

“你这副腔调又是在哪学的......嘛，好吧好吧，我去就是了”墨水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叹了口气，“早这样不就好了嘛，欢迎哦~”见对方妥协，奶牛猫一下子将门打开，欢迎着墨水进门。

“他现在就在沙发上，快去快去！”小猫在墨水的身后用力推搡着，但对方站在原地显得却异常的抗拒。

“你到底什么情况啊，不是你叫我把他帮你带出来的，你现在又不去见他”小猫被惹烦了，嘟着嘴插起腰，有些生气的看着眼前这个教会自己不少东西的大哥哥。

“你不知道，我之前......被他拒绝了”沉默了半晌，墨水一屁股坐在玄关的地板上，仿佛勾起了什么伤心的往事一般低垂下脑袋来。

小猫看着坐在地上的墨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墨水，“我不抽，他不喜欢烟味”墨水推开了烟盒，小猫倒也不恼，叼起一根自顾自的抽着。

“那他是怎么拒绝你的啊？”小猫吐出一个烟圈，好奇的询问着坐在地上的墨水。

“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嘛，当时......我和他认识了一段时间，还和他表了白，但是在那之后，他开始对我很冷淡一点回应都没有”墨水叹了口气，自嘲一般的摇摇头，“我觉得应该是我进展太快了让他不适应，所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吧，你要...好疼！”小猫拿烟头狠狠碾在墨水的尾巴上，虽然这点小伤不会影响什么，但终归还是会疼的。

“大哥，没回应就是拒绝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害羞了？”还真的多亏了上个星期所吞噬的那个低阶恶魔是个大情圣，小猫现在对恋爱技巧的掌控反倒比墨水还要好。

“可我看别人都是表白之后就得到回应了呀？”墨水呆呆的看着小猫。

“你从哪看的？”

“每天晚上六点的恋爱访谈节目”

“......”

小猫忍无可忍将自己的身体再次幻化为青年，抬脚狠狠的踢在墨水的屁股上，“你还不快点去，你已经错过一次了，这次他就在那里诶”奶牛猫不由分说的将双臂伸到墨水的腋下强行将他带去客厅。

最终，墨水在奶牛猫的连拖带拽下被带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麓恒跟前，两人就这样愣愣的看着对方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说话。

“那个......是墨水先生吗？”过了一段时间，麓恒终于开口，看起来二人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以至于小家伙第一时间没敢确定。

“嗯...你...”墨水本打算以认错人为由尽快离开，但奶牛猫很显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嘛，是的哦，就是墨水委托我把小麓恒带出来的呢~”他勾住了墨水的肩膀使了个眼色。

“谢谢......但是墨水先生不是不要我了吗？”麓恒有些委屈的低着头，奶牛猫懒得管某个恋爱白痴的家长里短，溜到一旁撸起自家小狼去了。

“我我我没有呀”墨水慌张的朝着奶牛猫那边看过去，希望得到一点帮助，但对方依旧沉浸在与自家小狼亲吻的快乐中无法自拔。

“可是...可是...呜呜呜呜哇啊啊啊”小狐狸越来越委屈，最后竟然就这样哭了出来，这一下子让墨水更加不知所措，奶牛猫看着这个白痴只好停下嘴上的动作，做出了抱他的口型给墨水。

墨水只好坐到沙发上伸出一条胳膊打算搂住自己的小家伙，但想了想还是率先将其身上的绳索解开。

“可是先生明明不要我了......说好的接我放学也没有来，我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我买的礼物也没有了呜呜呜呜”解开了束缚的麓恒在搀扶下钻入了墨水的怀抱，“对不起嘛...是我的错”墨水伸手摸着小家伙的脑袋轻声安慰着。

“那，我的小麓恒能不能告诉我，当时为什么开始对我冷淡了呀？”墨水为麓恒擦拭着泪水，问出了这个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先生是笨蛋！我是去打工才有钱买的礼物啊呜呜呜呜呜呜”小家伙一巴掌扇在墨水的脸上，然后趴在墨水的胸口放声大哭起来。

“呜呜呜呜......唔嗯！”墨水用食指轻轻挑起了麓恒的下巴，一下子吻了上去，麓恒最开始还很抗拒，但慢慢的身体开始软了下来，只剩下眼角的两行热泪和时不时捶在墨水胸口的小手。

亲吻中墨水看着坐在对面的奶牛猫，对方虽然也在亲吻自家的小狼，却也还是朝着自己翻了个白眼，伸出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不远处的大门。

墨水明白对方的意思，随手拿起一旁的毯子裹住了全裸的麓恒，就这样亲吻着离开了奶牛猫的住所。

“好啦，只剩咱们了哦~”奶牛猫松开了嘴巴，怀里的小狼这才得以喘息，“哈啊哈啊，是...是的，亨德想要~”亨德挺起自己的下身，将自己的私处与肉棒暴露在奶牛猫的视线内。

那小小的后穴即便再怎么被玩弄，在恶魔力量的影响下都会恢复如初，就连内射的精液都不会被吸收反而会在排泄时全部排出体外。

“诶~可是我的小狼崽之前明明拒绝了我呀~”奶牛猫伸出手指挑逗着亨德的乳头，刻意的去勾起那股欲火，却又不给予释放，然后扶正亨德的脑袋，让他的眼睛和自己对视。

“哈啊，要...想要......给...哈啊~”不知何时，奶牛猫的瞳仁中慢慢映射出两个粉色的桃心，恶魔的诱惑比起什么VR催眠与春药要来的更加猛烈与直接，亨德在对视的一瞬间便彻底沦陷，满脑子都是想要得到满足的想法。

“很简单的，只要放松，只要把自己全部交给我就好~”奶牛猫眼中的爱心在亨德的眼中无限放大，直到整个视线都加上了粉红色的滤镜，“我...很放松，我会把身心，交给...阿墨”亨德吐着舌头，已经完全沉沦于这深度催眠之中。

而奶牛猫这边却并不开心，他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舌头捋直说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都是自己，倒也无伤大雅，奶牛猫勾起亨德的下巴，“对哦~没错哦~将身心全部交给我，属于我，我会让亨德快乐的~”奶牛猫趁热打铁，他的手臂慢慢融化，最后变成如神经一般的触手，缓缓的伸入那柔软湿滑的肠道内。

“哈啊，什么东西呀，好长~”亨德的双腿弯曲打开，菊穴一收一缩试图抵挡触手的深入，但这并不能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抵抗，仅仅是将一股又一股的肠液分泌出来，让触手可以进到更深的地方。

奶牛猫的尾巴开始慢慢拉长，从尾巴尖开始分裂开变成了两条细细的尾巴，又从尾巴尖尖处露出了两张形态怪异的嘴巴。

它们快速的伸到亨德的胸前，肆无忌惮的吸吮着丰满的两颗乳头，细小的牙齿在上面不断啃咬，让小狼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浪叫。

“唔哦~乳头，被吸住惹，哈啊~好棒~”亨德的眼睛开始微微上翻，舌头不自觉的吐出，后穴也开始顺从触手的侵犯开始如嘴巴般吞吐。

咕啾咕啾~后穴中的触手慢慢变粗，将亨德的后穴慢慢撑开，肠道的褶皱被触手撑平，触手上一条条如血管般的纹路狠狠的摩擦着穴口与媚肉，让小家伙忍不住的颤抖着。

“看起来好美味哦，介意我尝尝吗，我的亨德~？”奶牛猫半眯着眼睛，轻轻用另一只爪子戳了戳亨德那在同龄人中足以傲视群雄的肉棒，“当然......当然可以~请随意享用~”亨德挺起腰来让自己的肉棒离奶牛猫更近一些，期待着对方的“享用”。

“那，我开动咯~”奶牛猫张大嘴巴，将那根娇嫩的肉棒含入口中，而手指则在亨德的小腹处滑动着，留下一道道黑色的痕迹。

“嗷~好热，怎么...怎么回事，肉棒好想要！”随着奶牛猫手指的动作停下，一股热流从小腹处蔓延至亨德全身，肉棒深处与尿道的瘙痒感，后穴被一次又一次摩擦的舒爽，甚至乳头如女性般被吸吮带来的快感都让他沉沦，那对光着的脚爪一张一缩看上去十分享受。

奶牛猫看上去像是在给亨德口交，实际上他的口腔内早已开始形变，舌头慢慢融化，包裹住肉棒全部，并从中幻化一根纤细的触手，慢慢的侵入亨德的尿道。

触手在尿道中横冲直撞，在肉棒下方甚至可以看到触手顶撞所造成的凸起，液态的触手不会把亨德弄伤，却也不会让他那么好受，这样的玩弄简直就是在强奸亨德的尿道般。

“来，嘴巴也不要闲着哦~”奶牛猫开始融化，但他留在亨德身上的部分却依旧执着的运动着，带给年轻灰狼无穷无尽的快感，而融化的部分慢慢流淌到一边，重新塑形，很快，全裸的小猫边如鬼魅一般站在亨德的脸边。

“先好好的舔，记住他的味道，他的纹路~”小猫挺起下身与亨德比显得有些逊色，但也不算差的肉棒，将它拍打在亨德的脸上，发出一阵啪啪声。

“嗷呜~”亨德有些撒娇般的张开嘴巴，将那肉棒含入口中，小小的舌头一下一下的舔舐着露出包皮部分的粉色龟头，很快一股清澈的前列腺液顺着小猫的尿道口流出。

有一点咸咸的，但是还可以，这便是亨德所给予的评价。

“很乖呢”床下的阴影处开始伸出无数的触手，它们缠绕住亨德的手脚，将亨德翻了个身，让亨德双膝跪在床上，被迫撅起屁股，将那紧紧夹住触手的后穴展露给小猫。

小猫伸手触碰那根触手，那根触手一下子便回到了小猫的身上，与他重新融为一体。

“这样应该不至于疼了”小猫用自己的中指与无名指在亨德的后穴中狠狠扣弄了两下，亨德闷哼着扭动身体，那被彻底隔绝了液体流出可能的肉棒一阵痉挛，不甘心的想要射出些什么来，却又被触手死死堵在最深处。

“我要进来了哦，忍耐一下”小猫用手扒开亨德的后穴，将自己的肉棒抵在穴口处，随后猛地挺进。

“哈啊~啊...啊啊~！”亨德一阵惊呼，后穴不由自主的夹紧，小猫满意的享受着亨德紧致的后穴，抬手用力的打在亨德的屁股蛋上作为奖励。

初次品尝禁果的小猫如上瘾一般的耕耘着这片温暖紧致的田地，他的肉棒一次又一次的顶撞 摩擦，让身下的小狼不断发出淫乱粗重的喘息声。

但这还不够，他还想要更深入，更完整的得到这已经属于自己的小狼。

怎么才能让他彻底属于自己呢.......他在脑内无数人的记忆中搜寻着，渴望得到答案。

怀孕？一下子，脑中闪过这样一个词汇，只要让他怀孕了，是不是就彻底离不开自己了？

说干就干，他催动着先前画在亨德小腹上的淫纹，这是他在吞噬魅魔后习得的能力，亨德下身被触手狠狠吸吮堵塞的肉棒慢慢缩短，尿道口一点一点的变大，膀胱下方开始慢慢产生一个小小的空间与通道。

很快亨德的肉棒彻底消失不见，变成了一条平坦紧致的肉缝，原本粉嫩的龟头彻底缩小，在肉缝的上方形成一小块粉红色的尖尖，但奶牛猫还是恶趣味的保留了前列腺的部分，这表明只要他想，就可以将那新生的小穴和后穴一起侵犯，从上下两边狠狠的强奸那敏感娇弱的前列腺。

亨德本就比较丰满的小小胸脯也开始变得更加鼓胀，乳头也开始凸起，变得更加粉嫩，仿佛轻轻一捏便能挤出奶水一般。

“来吧，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小猫解除了对亨德的精神控制，恢复了些许意识的亨德晃了晃脑袋，他感到有些不一样，但又说不上来，直到顺着小猫手指的方向看起才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啊！这这这！？我的声音？！”亨德惊慌的尖叫了两声，却又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这让他更加害怕。

“诶嘿嘿嘿，我的亨德，既然不愿意和我一起，那么就只好把你变成我的东西了呢，只要怀孕了，就不会有人再想要你了，会被嫌弃吧~是不是就再也离不开我啦？”小猫歪头笑眯眯的看着亨德，这笑容发自真心，但就是因为发自真心才让亨德更加惊恐和抗拒，鬼知道眼前这个家伙还会对自己做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哈啊~”小猫恋恋不舍的将肉棒从亨德的后穴中拔出，他操控着触手死死分开了亨德的双腿，让那小小的肉缝无法被其隐藏，被迫暴露在小猫的视野中。

小猫将脸凑近亨德的小穴，他并不着急，他想要细细的品味和玩弄，于是他张开嘴巴，将肉缝上方的小肉尖含到嘴巴里品尝起来，舌头在光滑的肉体上划过，尖锐的虎牙轻轻咬住 拉扯，这些快感几乎把亨德淹没 逼疯了。

“咦啊~！不要，求求你，好奇怪！哈啊~”亨德发出一阵娇喘与细微且尖锐的求饶声，他的手脚止不住的痉挛着，就好像触电了一般。

“这可素女孩纸的快感哦~”小猫含住肉尖含糊不清的解释着，直到亨德发出一阵高亢绝望的悲鸣声后才松开嘴巴。

“哈...不要...求求你，至少不要做到一半停下来啊......”亨德的腰肢轻微扭动，他觉得自己的手脚已经有些抽筋了，但身下不断流水的空虚肉缝却一直在折磨着他，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竟是这样哭出了声来。

小猫摆了摆手，触手们识相的回归阴影之中，小猫摸了摸亨德的脑袋，将那身材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小狼抱在怀里，他将自己的唇凑上对方的唇瓣，他们微微张嘴，两条舌头在口腔内缠绵，时不时扫过对方的牙齿，交换着彼此的唾液，小猫将双手从亨德的背后伸出，大力的拍在那丰满的乳房上，然后如和面一般狠狠的揉捏着。

得不到高潮的委屈，变成女孩子的恐惧都让亨德想要哭泣，但那哭泣声却被小猫的嘴巴与舌头尽数堵住，变成了意味不明如蜜糖般甜美的呜咽声。

“和我做嘛~？”小猫缓缓松开嘴巴，二人之间拉出一道长长的银丝，“咦呜.....要......但是”不等亨德反应，小猫早已经用自己的手轻轻将那未经人事的肉缝撑开一点，感受到冰凉空气的流动，小小的雏穴有些不适应的轻轻收缩。

“但是什么~？”小猫将手指缓缓上抬，最后插进亨德的嘴巴里，两根手指不紧不慢的挑逗着小狼细长的舌头，“呜~但是请轻一点......啊哈~”亨德的气息变得更加紊乱，他扭动着胸部，试图逃离小猫手掌的玩弄，但却无济于事，只能无奈的享受这番快感。

小猫暗笑着，下身的肉棒不怀好意的在已经洪水泛滥的肉缝处蹭了蹭，然后慢慢插进那紧致的小穴里，“呜嗯！咦啊~好怪...”女孩子做爱时的快感远比亨德过去所经受的那些快感要强烈的多得多。

原本的尿道已经被改造为阴道，成为为肉棒服务的存在，而此刻它正在用它的第一次服务着今后要永远侍奉的主人。

“唔...好紧...”小猫的肉棒在插入小穴后便被死死吸住夹紧，过分紧致的雏穴让小猫舒服到有些说不出话，这份实实在在的快感远超那些他人的经历，让也是第一次小猫脸上染起一片红晕。

“哈啊~好...好大，好棒~呜~”反观亨德这边，刚刚诞生的处女穴在淫纹的加持下连肉棒的搏动都无法承受，仅仅是小猫肉棒在小穴内碾着前列腺抽插两下便连着高潮了两次。

小猫不断的抽插，鼻尖凑到亨德的头发中贪婪的享受着那股淡淡的体香。

或许是小猫自身那股恶劣的性格，又或许是因为亨德的反应不够激烈，他将自己的下身慢慢变大，直到将那细小的肉缝彻底撑开，一丝的殷红顺着小猫白色的肉棒缓缓流下才停了下来。

“不要！不要！太大了这样子会死掉！啊~啊！！！”这时的亨德早已经被抽插的眼冒金星，他很清楚如果再不求饶，自己恐怕一整天都下不来床。

但这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本就因痛苦而诞生的小猫来说，亨德的这点求饶声只不过是一道开胃的沙拉罢了。

“谢...谢谢，哈啊~”小猫将肉棒从小穴中拔出，只留下已经膨胀到将近半个拳头大小的龟头，这让亨德松了一口气。

“呀啊~啊~啊......啊啊啊！！！”但没等他高兴多久，那根几乎要了他命的肉棒就又一次直挺挺的插进小穴，但还差那一小截，硕大的龟头一次又一次的顶撞在小穴的最深处，而最深处，一道带有细小缝隙的肉壁还在死死支撑着，肉壁之后，便是亨德刚刚诞生不久的小小子宫。

“哈啊，求求...主人，求求主人放过亨德，要死了，真的要死掉了啦~啊啊啊啊啊！！！”亨德开始发出惨叫声，就连从始至终都不肯主动喊叫的称呼都被他当做救命稻草一般。

但小猫却仿佛没听到，嘴角越来越上扬，最后甚至狞笑着从触手接过亨德的脚腕，将他的身体从床上拖拽下来，而亨德却并没有摔倒，因为他的下身正被“插”在小猫的肉棒上。

“不是主人哦~”小猫拍了拍亨德的屁股示意对方跪下，亨德自然的扶着床边乖乖的跪好，将自己的屁股高高撅起，“想怎么叫都可以，但是并不是主人”小猫一边享受着抽插小穴带来的快感，一边用龟头死死的凿着亨德那已经开始放松的肉壁。

“咦啊！！那里！！哪里不行的！会怀上小宝宝的！”虽然亨德是男孩，但突然小腹一阵如括约肌被撑开与烫烫的感觉让他明白，大概是自己的“子宫”被对方入侵了。

小猫的龟头狠狠的顶在亨德的子宫壁上，大股大股淫液被留在其中，在年轻灰狼的身体最深处标记上自己的气味。

“哇啊，好紧，要......要，呜~”小猫在最后几次猛烈的刮蹭后，将自己的“猫奶”一股脑的射进了亨德的小穴里，甚至有一些直接从二者结合处喷溅而出，乳白色的种精在地板之间拉出一道道白色的蜘蛛网，看上去十分淫乱，而亨德在这过分刺激的性爱之中逐渐昏睡过去，即便是睡梦中，他的后穴与小穴都在不断被小猫的肉棒奸淫着，彻底的从精神与肉体上属于了小猫。

“看起来抓到了可爱的货物呢，给我装起来，别让他叫”

亨德里森中学外，刚刚放学的亨德被捂住口鼻，强硬的戴上镣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塞进了木箱。

“这把锁是你无法摘下的，贱狗！”

满脸横肉的酒店经理把玩着亨德被锁住的下体，带着猥琐的表情舔舐着亨德满是恐惧与绝望的脸颊。

“亨德！再打碎一个杯子你就再也别想休息了！”

酒店后厨传来的叫骂声。

“你最好给我跪下”

亨德跪在酒店房间，身后传来的冰冷警告。

“你到底顺不顺从！”

那让他作呕的，如梦魇般的家伙一边抽打，一边叫骂着。

“哈啊！哈...哈...”亨德猛然惊醒，他扶起前额的碎发，他的全身已经被汗水浸湿。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爪子狠狠攥着被子，豆大的泪珠滴落在平红色的被罩上，留下一片的水渍。

“对了！”亨德平复了一下心情，掀起被子看向自己的下身，可爱的肉棒与那对小小的卵袋还在自己的裆部，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但小腹处有些不自然的隆起让他有些害怕。

他伸手摸向小腹，但仅仅是轻微的触碰，一股失禁般的感觉便涌了出来，但并不是从尿道的括约肌，而是从更往下一点的地方。

亨德张开大腿仔细望去，肉棒的下方，一条被塞子死死堵住的肉缝呈现在眼前。

“嘛，听说这样可以增加怀孕的几率？我是不懂啦，都是电视上说的”小猫或者说奶牛猫恢复了青年的身形，端着一个小小的托盘推开了房门。

“抱歉，昨天是不是太过火了？”他把托盘放到亨德的腿上，轻轻坐到床边。

亨德不知道说什么，他不知道眼前这个恶魔一般的家伙究竟是真的喜欢自己，还是和落夕一样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癖好。

“不想说话嘛？那还是先吃东西吧，我不知道你该吃什么，就按照别人的标准做的”小猫拿开托盘上的盖子，露出了里面的早餐。

还在冒着热气的红茶，盘子上煎到两面金黄的吐司与煎蛋培根，很标准的一份早餐。

在长时间服侍他人的生活影响下，亨德拿起吐司下意识的要往小猫嘴里送，但想了想又发现不太对味，只好小口小口的咬了起来。

吐司焦脆甜香的口感在嘴巴里炸开，亨德一口接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小猫看着这一幕，身体轻微抖动，你以为他是在心疼或者愤怒？但实际上他只是看着自己家小狼吃东西的样子被可爱到了而已。

亨德一阵风卷残云，将盘中的食物尽数吃下肚，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饭了，“我加了点糖，不知道还合不合口味”奶牛猫扶着亨德，将茶杯凑到嘴边吹了吹，然后才将杯子送到亨德的嘴边。

一杯热茶下肚，既让亨德的肚子里暖和了些，也让他稍微解了解乏。

奶牛猫将亨德搂在怀里，伸手摸了摸亨德鼓胀起来的小腹，心里琢磨着到底能不能让自己的小狼怀上。

“呜...呜呜呜呜呜呜”终于，一切似乎都结束了，没有打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调教和关系，只是一个明媚的清晨，一杯热茶，一个温暖的被窝，亨德抱膝坐在床上委屈的哭着。

此时的奶牛猫已经学会了如何安慰人，但面对自己的小狼却是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只是用手轻拍着他的背，将厚实绵软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亨德委屈的敲打着床垫，一下又一下，原本让他享受的日常，在短短的几年内被碾碎重组。

家庭 身份 生活，都已经一去不返，他不甘心，那些称呼 那些玷污，都让如今的他感到恶心。

“嘛，要出去逛逛嘛？”奶牛猫伸手拍了拍亨德的背，“嗯”亨德点了点头，但一想到自己还没有穿衣服，便再次摇了摇头，他在被卖掉后便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衣服，穿的不是那些色情内衣，便是酒店的工作服，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连蔽体的衣物都没有。

奶牛猫看着亨德苦恼着，但没过一会儿他便想到了办法，尖锐的虎牙咬破了粉色的肉垫，黑色的液体滴落在亨德的身上，慢慢形变将小狼包裹起来，最后变为了一套与自己一样的正装。

“路上买吧”没等亨德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奶牛猫便牵上他的手，然后十指相扣离开了旧宅，就连门都没有锁。

奶牛猫没有开那辆黑色的轿车，他们就这样手牵手走在街上，亨德有些紧张，他已经太久没有这样出现在外界了。

“哎呀...疼...”亨德就这样有些魂不守舍的跟在奶牛猫身边，却一不小心撞到了迎面走来的路人，“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亨德下意识道歉，然后紧紧的闭上自己的眼睛。

“对不起，撞疼你了吗小家伙？”想象中的责骂与巴掌并没有落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具道歉与想要扶起自己的手。

小猫并不是没有生气，那蛰伏在阴影下的铁丝蠢蠢欲动，但在看到亨德那震惊又显得高兴的表前后，却又将那些铁丝尽数收回。

毕竟，谁会舍得让自己喜欢的人不高兴呢。

“没事的......谢谢”亨德没有接受对方的搀扶，而是借着奶牛猫手上的力道慢慢站了起来。

曾经的街道上，满是被捆绑起来吸引顾客的奴隶，又或是各种的打骂声与求饶声，但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亨德看着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街道，发自内心的笑着。

“您好，请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我家孩子的衣服”小猫牵着亨德走进一家服装店，“好的，这边的衣服很合适哦~”小猫挑眉示意亨德跟随店员小姐姐的步伐去挑选服装，自己则站在原地摆弄着那些对他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的衣服。

“喂！那不是...对面酒店的奴隶吗？谁让你碰这个的！”奶牛猫正拿着一条蕾丝三角胖次打量着，却被一阵的怒吼声吸引了注意力。

“抱歉店长但这孩子是...” “这是我家小孩，你有事吗？”店员小姐姐将亨德护在身后尽量辩解着，却被赶来的奶牛猫打断。

“那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下等人知不知道这些衣服是你们一辈子都买......”奶牛猫随手将口袋里的金币丢在地上。

“哎呀...宝贝，忘记给你零花钱了~”奶牛猫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将那些金币塞到亨德的手心里，“但是看起来这里不是很欢迎咱们，咱们去那边看看吧~？”奶牛猫对着亨德眨巴了一下眼睛。

店长看着那些高面额的金币张着嘴巴，“啊...啊啊，对，我都忘记了”亨德接过金币，转身就要和奶牛猫一起离开，“等，请等一下，是我看花眼了，您们慢慢挑”店长一改先前的蛮横，满脸堆笑的看向二人。

“去试试衣服吧~”奶牛猫将为亨德挑选的衣服装到塑料小筐里，指了指一旁的试衣间。

“诶嘿嘿，那个...先生，这个真的是您的孩子？”奶牛猫目视着亨德进入试衣间后，店长搓着手慢慢走到奶牛猫的身边，这分明就是自己窥视已久的小家伙，他不可能认错。

“嗯？”奶牛猫有点不快，但他没有动静，只是静静的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自己的小家伙出来。

“那个，我知道您是把他买下来的，这样我出五个金币买下他怎么样...” “我说了，这是我 家 的 小 孩”奶牛猫一字一顿的说着，他扭头对着店长张大了嘴巴，透过那血盆大口，店家看到了一张面孔，那是对面那酒店经理的脸，他的表情痛苦而扭曲，一股腐败的尸臭味也慢慢的从四周弥漫开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奶牛猫戳了戳已经呆坐在原地的店长，对方这才如梦惊醒般回过神来，“啊啊......对不起，您就当没听见，祝您今天和您的孩子玩的愉快”他冷汗直冒满脸堆笑的道歉，然后迅速躲回自己的办公室。

“自己的衣服嘛...很怀念呢”试衣间的亨德将衣服放在椅子上，慢慢的将那身正装褪下露出纤细但又丰满的身材。

“诶？这是...连内裤都买了啊...啊啊啊啊！这什么啊！？”亨德惊慌失措的看着手上那粉红蕾丝边的三角内裤，脸刷的一下子红了起来。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试衣间门外传来了奶牛猫关切的询问声，“哼~！这是什么嘛！”亨德将门打开一条缝来，将那内裤甩给奶牛猫鼓起嘴巴嘟囔着想要关门，却被对方用脚尖卡住门缝，然后一下子将门推开挤了进来。

“你你你，你干嘛！...会被发现的”亨德不是第一次被看到裸体，但只有在奶牛猫的面前反倒有一种怕被嫌弃的羞涩与紧张。

“只要我的宝贝注意音量就不会被发现哦~”奶牛猫轻轻搀扶着亨德坐到自己的腿上，双手在那被塞满的肉缝处滑动着。

“哈啊，讨厌...这样子好怪的~！”亨德的脸越来越红也越来越烫，他夹紧双腿想要避开奶牛猫的手，却被对方的大腿撑开。

奶牛猫的手指戳弄着肉缝，搞的亨德一个劲不停的娇喘，“咦！啊~！”奶牛猫将塞子拔了出来，亨德的呻吟一下子变得高昂，但却并没有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奶牛猫早已用黑影封闭住了这小小的空间，先前的话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骗局罢了。

“这样会流出来的！”亨德慌乱的想要拿手捂住自己的下身，却被奶牛猫死死控制住双臂，“哪有~宝贝你看，全都被宝贝的身体吸收掉了呢~”奶牛猫坏笑着，西裤之下的肉棒调戏般的一顶，险些让亨德失禁。

恶魔的精液对于他们专属的催生者来说，是如同治愈药剂一般的存在，不论是心灵上还是肉体上，都可以通过这液体来获得治愈，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洗脑的话语都很快被亨德忘却的原因。

“哼~啊~好...好涨”亨德扭动着身体，他将自己的后穴在西裤上蹭来蹭去，比起小穴，他更习惯也更喜欢用后穴来做爱。

奶牛猫心领神会，他知道自己的小家伙现在很需要自己的爱抚，他的手指用食指和拇指分别插入了亨德的后穴与小穴，在两者之间，那圆滚滚正在跳动的部位等待着奶牛猫的玩弄。

“咦啊！那那...那里被捏住惹！”亨德一下子叫出了声忍不住的晃动着尾巴，这样刺激的性爱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一跳一跳的，看起来很想要哦~”奶牛猫狠狠的捏了一下那小小的前列腺，“嗯啊~哈啊~哈啊~快...快插进来嘛~”亨德撅起屁股来，却被奶牛猫轻轻推了回去。

“呜啊！主人！”亨德实在是无法忍受，于是一把拍掉奶牛猫的手，转过身扑倒奶牛猫的怀里。

“诶？不是...” “就是主人！”亨德趴在奶牛猫的怀里，这份因为没有关系的不安感让他无法忍受，他打断了奶牛猫的话语，对方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用胳膊将他搂住，另一只手在小小的，毛茸茸的脑袋上抚摸着，“就是主人就是主人！”亨德如小孩子撒娇耍赖般用小拳头敲打在奶牛猫的胸口。

奶牛猫看着怀里小狼的样子，有开心也有难过，却还是打起精神，“对~就是主人，永远的主人哦~但还是把裤子穿上吧，我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宝贝很可能着凉哦~”奶牛猫说着将亨德轻轻放到地上，为他将那带有蕾丝边勉强包裹住肉棒与蛋蛋的内裤穿好。

然后奶牛猫拿起那套和亨德一起挑选的学生卫衣外套，与那印有Q版小狼的短袖衬衣为其穿上，“很适合你哦~”奶牛猫将那黑色的运动裤为亨德穿好，然后一起站在镜子前轻轻拍了拍小狼的肩膀。

“嘤呜~”亨德涨红了脸低下脑袋，“那就这样？”奶牛猫凑到了亨德的耳边悄声询问，在小家伙点头后便手牵手离开了更衣室。

“那个...主人等一下！！！”就在奶牛猫结账后即将迈出服装店大门的前一秒亨德像是想到了什么，嗖的一下跑了回去。

亨德在四处寻找着，最终将视线停留在一条红色的领带上。

“那个那个，这个够吗？”亨德拿着领带到前台，将那枚被当做小费的金币递给店员小姐姐，“够的，稍等一下哦，我找个零”店员小姐姐一眼就看出了小狼的那点小心思，毕竟领带和卫衣可不是很搭。

“我回来啦！”没过多一会儿亨德便跑回了奶牛猫的身边，主动牵上了奶牛猫的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一晃一晃的，虽然与卫衣不是很搭，但却有一种充满稚气的可爱。

奶牛猫盯着那条红色的领带，有点不理解的歪了歪脑袋，“这是？”他蹲下身子，将那条因为跑动而歪掉的领带扶正，“人家想和主人一样嘛......主人不喜欢的话我可以退掉的”亨德有些委屈的说着，转身就要回到店里。

“不用哦~”奶牛猫双手轻轻把住亨德的胳膊，“这样就好，只要这样...就够了~”他凑到亨德的额头轻吻了一口。

亨德就这样害羞的和奶牛猫在商业街来回穿梭着，在已经没有压迫的幻之都尽情玩乐着，殊不知有一双隐藏在光鲜之下的丑恶眼睛，已经死死的盯上了他们。

“您好柯蒂斯先生，但是我想，我找到了您们要找的东西”

幻之都的夜晚，繁华却又宁静，奶牛猫和亨德坐在摩天轮上看向下方的人群。

“现在有好些了嘛？”奶牛猫将刚才买好的果茶递过去，“嗯”亨德叼着吸管点了点头，草莓的汁水与果肉在绿茶的调和下显得更加清爽，酸酸甜甜的味道为这夜晚增添了一丝暧昧。

小狼轻轻晃着脚爪，将脑袋扭向一旁，那份恐惧和恶心感早已消失不见，几近入冬的夜晚那稍凉的晚风为小家伙带来一丝的凉意，但好在那件外套足够温暖。

亨德那许久没有修剪的长发随风摆动，一股独属于小狼的体香随着微风传入奶牛猫的鼻腔，这股若有若无的清香挑逗着这位小小恶魔的欲望。

“诶？主呜！”奶牛猫别过亨德的面颊，强行吻上了那湿润温暖的双唇，他用舌头很轻松的撬开了小狼的牙关，有些暴躁的侵犯着那带有让他癫狂味道的口腔，他不断的品尝，想要索取更多。

二人就这样亲吻着，直到摩天轮缓缓降下，奶牛猫这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松开了嘴巴。

“哦对了，等我一下下哦，就在这里别动，我马上回来”奶牛猫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突然想到了什么，将亨德安置在一旁的长凳上便往不远处走去。

“你真的觉得...那家伙是什么好人吗？”一阵让亨德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落夕从角落中走出，已经有些肮脏的青橘色毛发，破烂不堪的西装，以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仿佛都在诉说着这位大少爷受了不少罪。

“你不怕被我举报之后赶出城吗，离我远点，我现在有在意的主人！”已经被治愈了心灵的亨德自然不再怕他，反倒是站起身狠狠的瞪向那个让他感到作呕的家伙。

“你应该也看见了那家伙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家伙不是人，不信的话你就在晚上跟着他出门，看看他会做什么”落夕的两只手几乎都快要碰到了亨德的肩膀，却被小家伙后退一步躲开了。

“你敢！”落夕刚要发作，但在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后，便一下子钻进小巷子里离开了。

“怎么站起来了？”亨德回过神来，面前的奶牛猫拿了一块热气腾腾的红薯站在自己身前，“啊，坐着太冷了，我就站起来动弹了两下”亨德搓搓手，装作一副很冷的样子，“喏~捂个手吧，虽然没到冬天，但还是挺冷的”亨德接过红薯，刚才的话语已经被他抛之脑后。

就算不是人又怎么样，这份温暖依旧真真切切的呆在自己的手心。

“我们回家吧？”奶牛猫看了看高处的钟楼，已经将近十点，确实该回家准备休息了，亨德咬了一口手中的红薯，开心的点了点头，二人这才原路返回。

“已经发现它了，要跟着吗？”楼顶处，一名身穿兜帽的狼兽人正拿着望远镜观察着行走在大街上的奶牛猫，他对着一旁的同伴询问道。

“已经知道位置了，今天按计划行动就好”兜帽下的山羊用眼睛死死的盯着奶牛猫，如临大敌。

“恶魔...”手中的火铳几乎要被捏碎。

“那么，该好好休息了哦~”奶牛猫为亨德盖好被子，又一次亲吻上亨德的额头，“明早见，我的宝贝~”他拉灭了台灯，轻轻的走出了卧室。

咕噜噜~奶牛猫的身形慢慢变小，恢复到了先前的模样，他揉了揉自己的肚子，普通的食物并不能让他果腹。

于是小猫推开门，准备去寻找那可以让他吃饱的食物，当然，这可不能告诉自己的小狼呢~

“哼哼~哼哼~”小猫踩着欢快的步伐行走在无人的街道上，他这次没有幻化出平日的那套正装，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蓝色的水手服，他很清楚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猎物上钩。

但小猫却并未发觉，那小小的身影就跟在自己的不远处，亨德并非介意对方恶魔的身份，毕竟光从表现来看，恶魔这个身份才是最好最合理的解释吧，他也并没有听信落夕的话语，他只是好奇，想要知道自己的主人在晚上会出去做什么而已。

“嘿~小家伙，这个点了不回家睡觉，在外面玩很容易被抓走呢~”第一个倒霉蛋上钩了，那是一条和落夕一样躲过了群众驱赶的龙族，对方用沾满液体的手帕死死捂住了小猫的口鼻，一下子将他拖拽到一旁的小巷子里。

但他却并没有发现，怀里的小猫不哭不闹，任由自己摆弄。

“刚好给你破个处开个苞！”那条黑龙急不可耐的褪下自己的裤子，用自己已经挺立的肉棒在小猫的腿间摩擦着。

“你看看你这淫乱的...啊啊啊啊啊！！！”但就一刹那，那满脸的欲望便被恐惧替代，望向下身，小猫硬生生的用手将那根坚挺的肉棒扯了下来。

倒霉的黑龙用手死死捂住那血流如注的下身，他自认为自己是猎人，殊不知从一开始二人的身份就刚好相反。

小猫看着跪倒在地的黑龙沉默不语，巷子外的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的很长，而一双双腐烂的爪子从阴影中伸出，黑龙还来不及喊叫便被扣住的嘴巴。

让人作呕的腐臭味，骨骼摩擦的声响，一声声低沉的哀嚎都让黑龙崩溃恐惧。

与魅魔如出一辙的撕扯方式，但小猫为了不引人注目，抬起脚爪狠狠的踩在黑龙的嘴巴上，将那哀嚎声尽数堵住。

很快，一颗黑紫色的球体便在一旁地面上生成，小猫开心的捡起然后往自己的嘴巴里塞。

“呕...”

一阵呕吐声吸引了小猫的注意，原来亨德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刚才的一幕被亨德完完整整的收入眼底。

“主...主人？”亨德呆站在原地，眼睛直愣愣的盯着满脸鲜血还在吃着什么的小猫，“亨德...诶嘿嘿嘿，没事的啦，宝贝怎么这么晚还跟着我跑出来呀？”小猫赶忙将剩下的一块残片吞下肚，一步一步朝着亨德走去。

“我呀，只是肚子饿了，恰巧这里有点吃的而已，嘿嘿...诶？”小猫伸手想要摸摸小狼的脑袋，但对方很显然被小猫那骇人的样子吓到了，连连摇头不断后退。

那如同看着异类和怪物般的眼神，唯独不希望在你的脸上看见啊。

小猫好像被戳到了什么地方，他觉得胸口很痛，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流？小猫有些吃惊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眼角，那晶莹的泪水像是水晶一样透亮，在一轮新月下反射着月光。

“亨德...被吓到了？这样不对...吃饭.......是错的？”小猫看着亨德，而亨德已经恢复了些许的理智，他想要安慰面前的小猫，但刚刚伸出手去，小猫便开始后退。

“可是，肚子好饿......怎么办，好饿...”小猫摇晃着脑袋，不知所措的后退着，却一不小心踩到地上的那滩血迹溅起小小的水花，这一下子小猫再也控制不住，他转身就跑，但还是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给墨水，希望对方来替自己将亨德送回家。

“好饿...呜呜，但是但是，亨德不喜欢.....”在奔跑的过程中，小猫哭出了声，胳膊不断擦拭着那些阻碍视线的眼泪，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眼泪和哽咽声就是止不住。

终于，没过多一会儿，他便来到了一个小广场，一股脱力感袭来，小猫没有多想，只当自己饿了太久导致的身体不适。

咻！

一根箭矢从高处射下，穿透了小猫的胸口，将他死死的钉在地上，“好疼...”小猫擦了擦眼泪，想要将那根箭矢拔出来，但箭矢一根接着一根，将他的手脚死死钉在地上。

“！？”原本变幻形体这种对小猫来说如吃饭喝水一般轻松的事情，在此刻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手脚上那黑色的，独属于恶魔的血液不断从伤口处涌出，而且伤口处那股灼烧感如同酷刑般折磨着他。

“这些是？”小猫仔细的打量起钉在自己肉垫上的箭矢，细细的木棍上满是烫金的铭文，灼烧感大概便来源于此。

小猫挣扎着 扭动着 呻吟着，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只是寻求自己的养分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

细细想来，那股脱力感大概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小猫撑起脑袋来，仔细寻找着伤害自己的家伙，很快一群身穿兜帽的家伙便从四处的阴影中走出。

“被祝福过的箭矢感觉怎么样？恶魔”为首如首领般的人将一柄火铳抵在小猫的脸颊上。

“这家伙还真是不知检点，穿成这个样子来勾引猎物吗？”老年女性的声音。

“你们看他身上有血”有些稚气的声音。

“费那么多话干什么，直接处决掉就好了！”有些激进的年轻男性声音。

“怎么样啊~？把我的一切毁掉，还想要那么自在？该说恶魔都是这么天真呢，还是只有你一个这么蠢？”落夕挤过人群，趾高气扬的看着趴在地上的小猫。

“！？你们敢碰他一下试试！！！”在一瞬间，小猫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他看到亨德正被一群猎人摁在地上，嘴巴里还塞着一块布条。

亨德也看到了小猫，他满脸着急，却又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的想要冲到小猫的身前，却被那一双双大手死死的摁住。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贱狗” “呸！” “你\*\*！”落夕大摇大摆的走到亨德身边，取下那块破布叫嚣着，却被小狼一口痰吐到了脸上，这可气坏了趾高气扬的落夕，被自己调教过还失败了的小家伙这样抵抗，彻底的击碎了他的自尊，他伸手就要在亨德的身上乱摸，却被那名如首领般的家伙一巴掌扇飞了出去。

“很感谢您提供的帮助，但我们可不是您的哈巴狗，我们是不可能放任你做这种与强奸无异的事情的，哈托克，把他带到那边去，离那孩子远点”首领甚至不愿意正眼看落夕，赶忙将其打发走。

“主人！主人！阿墨！快起来！我还在呢！你就这点能耐吗！？”亨德大喊着，小猫焦急的扭动着手脚，想要从上面挣脱下来，可祝福过的利器是恶魔的天敌，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轻松的挣脱开呢。

“哦~？抱歉，你们这是在讨伐恶魔？”熟悉的声音传入亨德与阿墨耳中，抬头看过去，来者正是墨水。

“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墨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比起现在完全动弹不得的小猫来说，他们对于这个悄无声息出现的家伙更加恐惧。

“真是不像话啊...”墨水无视了人群，推开了摁住亨德的人后，抱起亨德一跃而起，放在正坐在楼顶的麓恒身边。

“欺负小孩算什么，和我玩玩？”墨水咬破肉垫向空中挥动，一滴黑色的液体在空中变得越来越大，直至遮住了今夜那格外耀眼的月亮。

“快散开！！！”首领大喊着，疏散着人群，而那黑色液体构成的巨大球体也“砸”向地面。

没能躲开的几名猎人直接被黑水包裹住，他们的衣服开始融化，然后是皮肤 肌肉 骨骼 直到什么都不剩下。

“各位想去哪啊~？这单向结界可是您们自己设的呢~”墨水满脸微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只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

“先把那个动弹不了的干掉！”猎人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随后便是一声枪响与空气中硝烟的味道，小猫的身体上应声出现了一个孔洞。

这声枪响如同滴落海中的一滴鲜血，无数的枪支如同鲨鱼见腥一般，疯狂朝着小猫射击，但小猫没有动静，他低着头，嘴巴里小声的嘟囔着什么。

“好好吃...我好饿......饿！”小猫突然狂躁起来，他疯狂的扭动着身躯，几乎要将手脚从身体上撕下。

“一群白痴！”墨水暗骂一声，连忙将两个小家伙抱到更远的楼顶上。

“你这家伙想”一名猎人上前想要补刀，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小猫的脖子一下子伸的老长，嘴巴也张的老大，露出如同七鳃鳗一般的口腔，一口叼住了那名猎人的脑袋，随着卡巴的头骨碎裂声，那名猎人彻底失去了动静任由小猫甩来甩去。

“不够，不够......吃不饱...这样不对...可是...可是”小猫的手脚彻底被扯断，只剩下躯干慢慢沉浸到地面黑色的液体中。

当小猫彻底沉入黑水之中后，一颗白色的圆球飞向天空，然后慢慢变大。

“大家真的好好吃！”圆球转了个面，这竟是一颗巨大的眼球，眼球后面红蓝色的神经与血管像触手一般飞舞着，像猎人们发起攻击。

猎人们死伤惨重，乱做一锅粥，箭矢 子弹 圣水 这些东西胡乱的朝着“小猫”身上招呼，虽然留下伤痕却根本不足以让其受到什么重伤，反倒是更加激起了对方的食欲。

“你们...你们都好好吃啊！”眼球自瞳孔处裂开，慢慢张大，露出了内藏的一排排利齿，眼球的攻击方式也从触手变成了张大嘴巴去冲撞。

午夜的钟声响起，却仿佛是专门为猎人们而敲响的丧钟，结界外，人们睡的依旧香甜，结界内，满是残肢与鲜血。

“你们！想活命就把结界打开！”墨水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已经彻底沉沦于食欲的子墨，因为仅仅是带着两个小家伙不被波及就已经拼劲了全力。

猎人首领在楼房间飞窜，无数箭矢被他用弓箭射出，一根又一根的插在眼球上。

“有效！？”在首领的最后一只箭矢射在眼球上后，眼球终于停下了行动，正当他以为自己的攻击奏效时，谁料对方直接朝着自己的方向狠狠撞了过来。

首领的身体被撞的稀碎，但眼球仿佛担心对方没死透一样，紧贴着地面蹭着滑行了一段距离，直到地上连碎肉都不曾剩下才停止。

失去了首领的猎人们更加慌乱，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更别说解决了，而在这时慌不择路的逃跑与自杀无异。

墨水见实在是没办法，只好抱着两个小家伙拼尽全力的寻找着结界的源头，但是该怎么找却依旧没有头绪。

就在墨水一筹莫展之时，亨德一下子挣脱了墨水的臂膀，径直从楼顶跌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墨水。

“抱住我好不好...就像之前那些次一样，抱住我！”亨德心里大喊着，他可不是想要破罐子破摔，但他却觉得这样做或许会有用。

想象中那砸在地面导致的疼痛并没有如约而至，一张有点坚硬的“网”将亨德轻轻托住。

一条条铁丝已经没有了上面的倒刺，他们从阴影处伸出编织成一张网，在接住亨德后便将他轻柔的放置在地面。

亨德大喜，这说明对方还能察觉到自己，可在下一秒又是突然一惊，因为眼球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袭来，就当亨德闭紧双眼等待死亡时，却发现对方是朝着自己身后已经两腿发软彻底没办法移动的猎人来的。

“停下！请...停下！”亨德张开双臂，挡在那名猎人身前，眼球果然没有再前进，那张狰狞吓人的大嘴慢慢闭合，变回了圆润的眼球。

“亨德......他们打我....呜呜，好疼...好饿，对不起...”小猫的声音传来，却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疯狂，反而只剩下委屈和伤心。

“真是的...你看看，把自己弄的这么脏”亨德伸手抹去了眼球上的一片血污，“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亨德将自己的双唇凑到那片陶瓷般的眼白上，献上自己的一吻。

没有强迫，没有害怕，没有诱导，发自真心的一吻。

眼球开始慢慢融化，融入阴影。

慢慢的，只剩下满身血污看起来脏兮兮的小猫站在亨德面前，他夹着尾巴，耳朵也趴了下来，看起来十分委屈。

“看起来明天要洗两套衣服呢，可要陪着我一起洗哦~嘿嘿”看见了那熟悉的身影后，亨德一把抱了上去，丝毫不顾小猫身上的血迹。

“对不起...对不起呜呜呜呜哇啊啊啊”小猫也抬起手来抱住亨德，眼泪不受控制的涌出。

两人就这样抱了很久，哭了很久，却也一直没有变换动作，就这样死死的拥住对方，生怕对方再次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那个...主人之前说的关系再进一步，还算数吗？”亨德伏在小猫的肩头小声的询问。

“真的！？”小猫不可置信的看着亨德，他甚至没来得及擦干净自己的眼泪和鼻涕，但满脸写着开心。

“当然是真的...”

彭！

一阵巨大的枪响声划破空气，亨德话都没有说完，他的胸口被子弹打出一个漆黑的弹孔。

“哈哈哈哈哈，不让我好过，你们也别想，就算这样我也要把握着你的命！贱狗！”落夕趴在地上，疯狂的笑着。

“你tm”墨水看向一旁趴在地上的落夕，一个健步飞身而去，一脚踢飞了对方手里还在冒烟的火铳，然后又是一脚将他踢飞。

似曾相识的场面，但他已经有了选择。

小猫撕开自己的胸膛，从那只剩五枚花瓣的水晶鸢尾上再次拔下一片。

“宝贝你愿意和我一起，永远不要分开吗？”小猫询问着倒在血泊里的小狼，对方说不出话，血液已经流入他的肺叶，但那坚定的眼神已经告诉了小猫答案。

他为他将那长发梳起在耳边，用那水晶花瓣化作的红色头绳将长发扎起。

“好奇特的感觉诶”血液慢慢停止流淌，伤口慢慢复原，亨德清澈的声音又一次传入耳中。

小猫仔细的看着那对蓝色透亮的眼眸，从现在开始，已经不用再那么担心了，即便只是半恶魔的力量，也足够亨德保护好自己，不再受到伤害。

“那，现在应该叫~”亨德调皮的吐了吐舌头，“老公~”小狼一下子吻上小猫的脸颊，不知是先前的血迹还是小猫害羞了，总之那原本白色的脸颊此刻变得红彤彤的，如果仔细听仿佛还能听到一阵热水烧开的声音。

“诶嘿嘿嘿嘿~呼~呼~”亨德本来还打算凑到小猫的唇上，却一下子闭上眼睛打起了呼噜。

“放心吧，就是睡着了，从普通人转变为半恶魔很消耗体力的，更何况他刚才还流了不少血”墨水将左手横在胸前，让麓恒坐在自己的胸口处呆着，右手则拖拽着落夕的一条腿。

“这家伙怎么处理？我倒是不介意加顿餐”墨水舔了舔嘴角，“这种家伙临死前的恐惧最美味了”说着就要张开嘴巴，“不准！吃坏肚子怎么办！”麓恒一个大嘴巴子扇在墨水的脸上，墨水也只好摸摸留着一个小小巴掌印的脸颊作罢。

小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身形将亨德抱在怀里，从墨水手中接过落夕后便一起原路返回，至于那满地的尸体怎么办？嘛，就当恶魔加了顿餐吧~

“落夕并没有认真听老者的演讲，他不想听，或者说他不在乎，他依旧固执的认为那些群众并不重要，毕竟自己的能力与金钱已经足够他蔑视任何人。”

“但~事实真的如此嘛~”昏黄的房间中，黑白相间的小猫叼着烟卷，吞云吐雾自在的不行，棕色的双眸眯了起来，他带着戏谑的笑容坐在茶几上，看着眼前正在哭泣的落夕的。

“呐~你听说过嘛~？银印大陆上，可是有恶魔哦~”小猫咪摇了摇尾巴，上面的铃铛叮当作响，“而恶魔，更是可爱的小猫咪，什么都做得到~”他饶有兴致的看着那滴落在地上的泪水，谁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呢~

奶牛猫将亨德安置在房间休息后，便来到了书房，他讲述着故事，坐在桌子上轻蔑的看着跪坐在地崩溃哭泣的落夕。

而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怨恨着小猫，怨恨着不愿接受承认自己的亨德，怨恨抛弃自己的爱人，怨恨全世界，却唯独想不明白这是他咎由自取。

如果他不去做这种事情，如果他不去伤害，而是认真对待，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

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如果。

那泪水中当然有后悔，有不甘，但却是后悔没有早点杀掉那在他眼里无比低贱的奴隶，不甘没有狠狠的调教让他沉沦，至于自己做了错事？得了吧，这样的人从不会反思。

但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灵魂在发出恐惧的哀嚎时，才会更加美味。

奶牛猫看着那泪水开心极了，毕竟谁会拒绝给自己加顿餐呢。

“肚子饿了吧，忍耐到现在，也真是辛苦了哦~”奶牛猫对着空气说着，落夕虽还在哭泣，却也还是不解的抬起头看向小猫。

“哦哦~抱歉抱歉，我没有说你，我是在和孩子们说话，他们说，落夕大人给的食物很好吃，想要报答你呢”房间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四周的阴影出开始慢慢浮现出人影，一股浓烈的血腥与尸臭味也开始弥漫在空气中。

“但是，不吃饱肚子，怎么报答呢~”小猫跳下桌子张开双臂，灯光一下子稳定，落夕瞪大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四周都是一具具腐朽的孩童尸骸。

他们紧闭双眼，有些嘴巴淌血面色铁青，有些喉咙破了无数的小洞或刀口。

“孩子们~！你们看，之前赏赐你们食物的落夕大人可就在眼前哦~”奶牛猫话音未落，无数的尸骸瞬间睁开眼睛，用已经消散泛白的瞳孔死死盯着落夕。

“饿...”低吟声从他们的口中发出，但那声音就如同断了弦的小提琴，落夕害怕极了，他两腿发软，一个不留神就这样彻底瘫坐在地上尿了出来，尿液为那已经残破不堪的西裤染上一抹黄色，还别说，比白不呲咧的好看多了。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落夕手脚并用，疯狂的在地上爬行，“开门啊！开门啊！快...啊啊啊！”这位高贵的龙族大少爷拼了命的扭动门把手，直到门把手被他拧的脱落，都没能让这扇门张开一丝一毫。

“唔...老公，怎么那么吵？”可能是声音太大了，睡在卧室的亨德揉了揉惺忪的睡意，穿着奶牛猫为他新买的针织睡意走到书房门口。

“贱狗！贱狗！救救主人，主人命令你打开这扇门！”落夕透过门把手掉落所留下的圆洞看到了亨德，立马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但亨德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显得格外的嫌弃，就好像看到一块被尿液沾满的破布一样。

“看起来老公在忙，那我继续睡觉去了哦~”亨德从放在沙发旁的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个泰迪熊，这是他今天和奶牛猫一起玩打靶游戏赢来的。

“啧...呸”亨德转过身，朝着那圆洞狠狠的吐了一口，然后哼着小曲回了房间。

落夕绝望的大喊了两声却再没有一点回应。

“呐~看看嘛~这些孩子可都是你调教完美性奴路上的失败品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奶牛猫已经来到了落夕身边，他强硬的掰过落夕那已经快要变成《呐喊》的脸。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一下差点让落夕尖叫到缺氧，因为那些孩子已经悄无声息的将脸凑近了他，那充满恶臭的血液滴落到他的脸上。

谁都没想到，原本那不可一世高贵的大少爷，此刻却被一群“孩子”堵在墙角瑟瑟发抖。

“大...人”一阵破锣一样的声音传入落夕的耳中，即便是有些昏暗的灯光，落夕还是看清了那个身形，已经高度腐烂的小红狐狸正匍匐在地面，慢慢的向自己的裆部爬来。

“啊啊啊啊啊啊啊！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落夕完全沉浸在恐惧中，丝毫没有注意到对方已经用那沾满泥土与血迹满是烂肉的手解开他的裤子，“大...人，我会让您...享受服务...！”小红狐狸一下子撕碎落夕的内裤，狠狠的咬在他原本引以为傲的巨大肉棒上，如同吃烤肠一般啃食了起来。

瞬时间尖叫不断血液飞溅，房间里的“孩子”们如同饥饿的食人鱼般扑向了落夕，对啊...他们是饿死鬼，但比起饭菜或别的什么，那害死他们的落夕才是更加完美的佳肴。

孩子们撕扯着落夕的四肢，贪婪的啃食着落夕的筋肉骨血，而落夕的喊叫与哀嚎声却无法穿透那薄薄的墙壁，被永远的留在了这间屋中。

渐渐的，叫声越来越弱，直到彻底没有声响，只剩下咀嚼声与吞咽的声音。

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位自认高贵的大少爷，也再没有任何孩子会遭受其毒手。

落夕终究还是自食其果，彻底消失于这个世界，他的骨肉血液成为了饿鬼的养分，而孩子们吃饱后灵魂才终于得以解脱，在寂静的深夜里，在那满是苦痛与分别的梦境里与自己的父母道别，去往天国。

而落夕的灵魂则被小猫吞噬殆尽，恶魔的胃连通地狱，他将彻底陷入永世的折磨，再也不得超生。

“再见啦~”小猫朝着窗外挥了挥手，与终于从腐朽躯壳中解脱的 满面欢笑的孩子们道别，走在最后的小红狐狸和小蓝狐狸手牵着手回过头，他们也抬起手，向着小猫的方向挥了挥，然后踩着欢快的步调去往那不会再有压迫与苦痛的天国，在那里他们会好好的注视着在意的人吧？

真是个美妙的夜晚呢，不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又或是对于不久之后脱离于世界之外的他们。

小猫哼着歌感受着胃里落夕被地狱犬撕咬追赶发出的哀嚎声，他拍了拍肚皮，一蹦一跳的跑到亨德的卧室去。

小猫轻轻掀开被子，然后悄咪咪的钻进亨德的被窝中，他将鼻尖埋进亨德的头发中狠狠的吸了一口，那股熟悉安心的体香变得更加浓郁，下身的肉棒再也按耐不住。

“唔...老公？”小猫将亨德摇醒，拍了拍亨德的屁股，然后大力的揉捏起来。

“诶啊~可以...可以直接和我说的嘛~”亨德配合的趴下，将屁股撅起，“我要进去了哦，可以嘛？”小猫的肉棒在那已经变得细长红肿的后穴处蹭了又蹭。

“嗯”亨德抱起枕头，将脸埋了进去，这次的性爱与之前的每一次都不同，没有绳索，没有镣铐，更没有叫骂与侮辱，他仔仔细细的感受着对方的肉棒在自己的穴口蹭了又蹭，最后一点一点的插了进来。

有点烫烫的，小狼感受着他的体温，自己的腰肢被对方轻轻的把住，身后的肉棒开始一点一点的抽插。

“哇...真的好紧...”小猫的脸有些红，肉棒在那紧致到有些离谱的后穴里膨胀到极点，他的抽插慢慢变快，小腹与那柔软的臀部不断撞击发出啪啪声，“哼啊~啊~哈啊~”肉棒一次又一次的拔出到极点，只剩龟头留在后穴口处，却又会狠狠的整根插入。

小狼的双腿发抖，明明这样的性爱要比那些调教温和的多得多，却让他打心底感到满足并沉沦其中，“主...主人~哈啊~”噗呲噗呲，龟头一次又一次的碾过敏感的前列腺，小猫也顾不得什么风度，伸手将亨德的双臂拽起来，好像把着方向盘一般狠狠的踩着油门。

“哈啊...唔啊~啊~啊~！”亨德如发春的小狗一般喘息着，这喘息迫使小猫的抽插更加大力，更加迅速。

“主人~啊~！人家快要被插烂惹~！”亨德吐着舌头，他的手死死握拳，如潮水般的快感席卷而来，后穴止不住的收缩，却又被对方的肉棒一次又一次的撑开。

“要射...啊~哈啊！！！要射！”亨德的下身早已经湿漉漉一片，肉棒已经勃起到极点，终于是将那精液一股一股的射出来，乳白色的精液如庆贺二人的礼炮般溅射出来。

“哈啊...哈啊，主人...主人好棒~”亨德称赞着却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因为小猫在插着亨德的情况下强行给他翻了个身，有一点点上翘的肉棒就这样在亨德的后穴里旋转了一圈，龟头直抵着那颗高潮过后却依旧敏感的前列腺。

亨德惊叫着，已经有些疲软的肉棒在刺激下又一次勃起，“主...主人，可以拔出来唔~！”小猫凑上前堵住了亨德的嘴巴，下身的肉棒再一次抽动起来，而这回，每一次的抽插都会直直的顶在他的前列腺上。

“主人还没射，宝贝可不能就这样休息哦~”小猫撩开亨德有些散乱的头发，双手捧住亨德的脸来，“主人~这样子可不够哦~”亨德的手摸上小猫的手，满眼期待的看着小猫。

小猫自然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也很清楚究竟如何才能彻底勾起自家小狼的性欲。

“哦~？是指这样吗~？”小猫的手快速的幻化从手腕处脱离，变成一副厚实绵软的手套将亨德的双手死死包裹住，上面还有着幼稚可爱的大象图案。

“嘿嘿~”亨德试着动了动手，发现完全没有办法挣扎，却反倒开心的笑出了声，他确实喜欢被占有，但却分人，不喜欢的人到死他都不会打心底臣服。

但眼前的小猫，却是可以让他心甘情愿跪下服侍的存在。

“看不出来，我的小狼玩的这么花呀~？”小猫把泰迪熊放到亨德的怀里让小家伙抱住，插入亨德后穴的肉棒也慢慢拔出，留下的一部分种精快速张开包裹，很快变成了一块带有小狮子图案的尿布。

“咦啊~小宝宝都要欺负嘛~？变态猫猫~！”亨德凑到小猫的怀里撒着娇，却又像是想起了些什么。

“以后就叫猫猫好了~”可爱的小狼一下子做起，用戴着手套的手叉了个腰，然后朝着小猫吐了吐舌头，“喵呜~那变态猫猫要把小狼崽吃掉咯~”小猫将双手插入亨德的腋下不断抓挠着，迫使亨德发出一阵欢笑。

最后，终于来到了嘴巴，小猫用幻化而来的“奶嘴”堵住了亨德的嘴巴，说是奶嘴，实际上倒不如说是外层是奶嘴外表的假阳具口塞，而其长度，几乎直顶亨德的喉咙，却又不至于小家伙干呕，“唔~”亨德的性欲被一下子挑逗起来，用被包裹住的裆部一次又一次的蹭在小猫的胳膊上。

“小宝宝乖乖~”小猫拍了拍亨德的脑袋，将自己的胳膊垫在那小小的脑袋下面，哼唱着孩子们都听过的摇篮曲，哄着小狼进入梦乡。

唱着唱着，亨德没睡着，小猫反倒打起呼来，“哼唔”亨德不满的撅了撅叼着口塞的嘴巴，此时的小狼精力旺盛，根本不可能睡着，他悄悄用被包裹住的爪子摸向肉棒，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感觉。

“呜呜呜！唔~！”亨德有些着急，他拍了拍一旁的小猫，却发现对方完全无动于衷，只好呜咽着夹紧小猫的胳膊蹭来蹭去。

“好啦，好啦~”小猫轻轻将手伸入尿布，他早就被自家老婆折腾醒了，只不过由于亨德着急的样子实在是过分可爱，导致他想多看一会儿。

“哼唔~”亨德不满的看了看小猫，赌气似的一屁股坐到小猫身上。

“嗯？”亨德用两只被包住的爪子夹住小猫的手，放到尿布上，随着一股温热从尿布中心慢慢扩散，小猫明白这代表什么，吹着口哨轻轻托住那可爱的一大包。

“又想要了嘛~我的小狼崽~？”小猫一把将亨德楼进怀里，在这漫长的夜晚中，两只小小的恶魔还会结合无数次，亲吻无数次。

“后来呢后来呢！？小猫和小狼怎么样了？爸爸不要卖关子嘛！”小家伙甩动着继承自父亲的猫尾和母亲的狼耳期待的想要得知故事的后续。

黑白的身影将画册轻放到皮质沙发的扶手上，整理了一下领带，“后来啊~小猫和小狼被群众们追杀，最终逃离了那个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拿起茶杯轻抿了一口。

“可最终，他们还是找到了那个能够无底线包容他们的世界”奶牛猫将茶杯放到一旁的小桌上，将双手伸到儿子的腋下将其抱起。

“快到妈妈回来的时间了，咱们去接他好吗？”

“好！”

“杀掉恶魔！！！”

“恶魔滚出去！！！”

“我就知道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就算解除了龙族的压迫，恶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阵阵叫骂打破了宁静的夜晚，也扰乱了亨德与阿墨结合的兴致。

小猫悄悄掀开窗帘一角，外面是高举火把与棍棒利器的群众，为首的正是先前幸存下来的恶魔猎人，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前来讨伐“恶魔”。

“老公？”亨德有些担心的询问着，双手捂住胸口，小猫并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但却也不会退缩，因为身后早已没有退路，再往后哪怕一步，便是自己心爱的人。

“宝贝~”小猫将双手扶在亨德的肩膀上，为他将新衣穿好，然后用虎牙要破了自己的手指。

黑色的液体从指尖滑落，将亨德包裹住，然后慢慢融化顺着卧室的缝隙钻了出去。

“被...这个世界拒绝吗......”小猫若有所思，他终于明白天台之上对话的意义，但除了这里，他们还能去哪呢？

“别乱动！恶魔！”群众们逐渐围拢旧宅，时而对站在门口的小猫叫喊，时而挥舞手中的“武器”做为警示。

小猫冷冷的看着群众，与先前不同，他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只不过是可以肆意吞噬的口粮，可......一股严重的违和感，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去死吧恶魔！！！”一位年轻人挥舞着消防斧朝着小猫砍来，直到对方贴近时才发现到那股违和感的由来，年轻人的瞳孔泛着猩红的光芒，仿佛鬼神附体。

但是为什么？

恶魔猎人为什么会和恶魔串通一气？

“嘶...”思考之余小猫闪躲不及，被消防斧砍到胳膊，灼烧与刺痛感从伤口处传来，是受到过祝福的武器！

他们究竟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搞到的武器又是怎么召集那么多恶魔的？

小猫突然有些后悔刚才将亨德送去墨水那边，毕竟自己这边都这么多，那么墨水那边肯定也不在少数。

想到这里，小猫不再犹豫，张开血盆大口将面前的倒霉蛋狠狠咬碎，只剩下两条腿还矗立在原地。

但其他的群众就仿佛看不到一般，依旧在慢慢靠近，随着血肉的滋养，小猫的伤口快速愈合，很快便恢复如初，然后钻入阴影迅速离开了人群，此刻的他只想尽快赶到自己的爱人身边。

但一根泛着银光的十字架狠狠的钉在地上，挡住了小猫的前路。

“就到这里了，小家伙”一个显得油腔滑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火红色的狐狸在蹲坐在屋顶处，一对独属于恶魔的深红色眼眸死死的盯着小猫。

“不要那么惊讶嘛，这是必然的”火红色的恶魔从楼顶跳下，他的手心处浮现出一团火焰。

“我不知道你和墨水那个家伙是什么关系，又或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现在的事情，但...”火焰在对方的手中烧的更旺。

“你的所作所为改变了这个世界，这让我们没办法生存了”

“明明不吃东西也可以活下去”小猫并不惧怕火焰，他的双臂幻化为利刃同样虎视眈眈的盯着对方，“但是谁会放弃饭来张口的日子忍饥挨饿呢？”对方揉了揉肚子，仿佛在埋怨小猫害他吃不饱饭。

“现在恶魔猎人们死的死伤的伤，趁着这个功夫将他们和你这个不稳定因素一起铲除，毕竟”恶魔舔了舔嘴巴。

“只要没了恶魔猎人，我们自己就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像地狱一样，至于你嘛，如果现在下跪求饶，我不介意让你当我最宠爱的玩物哦~”恶魔狂妄的大笑着，好像是已经确定了己方的胜利一般。

“哦？如果我拒绝呢？”小猫双刃交叉于胸前，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恶魔，自然不清楚双方实力究竟有多悬殊。

恶魔不再理会小猫，法阵一般的图案随着一声响指瞬间浮现在小猫的脚下，“什？”还没来得及讲话说出口小猫便被火焰吞噬。

“不知道有没有熟透呢~”对方盯着火光中小小身影狂妄的大笑着。

“诶？你就这点本事吗？我还以为会很疼”这句话让恶魔原本放松的神经紧绷了起来，火焰慢慢变小，直到只剩下小小的火苗，完好无损的小猫就这样站在他的跟前。

“干脆叫你打火机好了”小猫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防备明显多余，用手指沾上一丝火苗送到口中叼着的烟卷跟前。

“呼~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家伙了”小猫吐出一口烟雾，无视了面色有些扭曲的恶魔，扭头打量着那足有一个成年人大小的十字架，毕竟不摧毁它便无法离开这个结界。

但他很快便有了主意，小猫抬起沾着火苗的手指朝着身后挥舞，瞬间一道火墙将他与群众隔开，然后将手轻轻放在十字架上。

纯银的十字架慢慢变红，很快便融化成一滩银水流淌在地面，结界瞬间瓦解，将结界外的世界展现给小猫看。

燃着熊熊大火的房屋，尖叫逃窜的平民，惨叫声哭喊声房屋倒塌的声音不断的传入小猫的耳中。

轰！！！

巨大的声响伴随着地震般的震动，巨大的熔岩巨人抬脚踩在大地之上，他的每一步都带来了灾祸和死亡，无数的生命因此烟消云散。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小猫看着这炼狱般的场景，他不懂 他不解 就如刚刚诞生时一样。

“值得，只有你，你是书中从没有记载过的恶魔！所以才要造就人间炼狱来给其他恶魔足够展现实力”先前逃走的恶魔猎人用仅剩的一只眼睛恶狠狠的盯着小猫。

“城市和群众只要等杀了你或者将你打回地狱再重组社会就好了！”看得出来那名恶魔猎人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他用装饰华丽的仪式匕首指着小猫，仿佛现在就要将其生吞活剥一般。

“虽然但是，我还不想回家诶~”小猫窜到那着火的房屋上，朝着地上的众人做了个鬼脸，然后迅速朝着墨水的心理诊所移动。

“亨德！”没过多一会儿，小猫推开了墨水诊所的大门，他焦急的大喊着自己心爱的小狼，他左瞧瞧右看看，但偌大的诊所内却空无一人。

“怎么会...？我来晚了？他...”小猫急的焦头烂额，他此刻就像个失去最心爱玩具的孩子一般无助。

“我在这呢！”过了一会儿亨德从一旁的衣柜中冲出，一溜烟的跑到小猫怀里，“先生说要出去一段时间，让我们在这里等他”麓恒也从那衣柜中走了出来，他拍了拍女仆装上面的灰尘，看样子小两口玩的挺花。

“宝贝受伤没有？”小猫的两只手在亨德脸上身上来回摸索着，甚至脚底也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伤口后才放心下来。

亨德和子墨轻轻贴着对方的额头，生怕对方消失在视野里。

“别腻乎了，过来搭把手”就在二人亲密的时候，墨水抱着厚厚的一摞书籍从墙边的暗道里走了出来，麓恒连忙上去接过书籍放在茶几上。

“这是？”子墨走上前来将书籍上厚厚的灰尘擦去，露出封面上古老的文字，显然这并不是儿童读物一般的东西。

“现在这个情况，恶魔和恶魔猎人都将咱们视为眼中钉，咱们想要隐姓埋名普普通通的过日子已经不可能了”墨水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轻轻的翻开，书页的边角已经泛黄残破，但好在并不影响看清内容。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里”墨水戴上眼镜仔细的在书中寻找着些什么。

“直接走不就好了吗？”子墨也翻开一本书，但上面的古文字实在是看不懂。

“笨蛋，用恶魔的方式离开也会被恶魔找到，更何况，我们已经被世界拒绝了”墨水将飞速的看着书，直到看完最后一页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随手便将那本看上去历史悠久的古书丢进正在燃烧的壁炉里。

除了墨水外，剩下三人根本看不懂书上的内容，于是只好坐在沙发上等着墨水找到离开的办法。

“话说，不会被他们找到吗？”子墨有些疑惑，毕竟过了这么久外面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布置了幻境，哪怕是恶魔，一时半会也不会那么容易察觉的，暂时先这样吧，实在不行边跑边找也没关系”墨水扶了扶眼镜，又将一本书籍丢进壁炉里。

“那先生为什么要烧掉书啊？”正无聊攥着裙边的麓恒突然发问。

“小傻子，不烧掉，等着他们顺着来找吗？找到了！”墨水将书籍上的一页仔仔细细的撕下来，小心翼翼的塞到胸口的口袋里。

墨水一直紧皱的眉头终于松开。

“这个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去一趟地狱就可以了”墨水满脸轻松的说着，“说起来子墨你还是第一次去吧，就当带你回家看看了”墨水咬破手指，在墙壁上画出一个黑色的圆圈。

“走吧，愣怔干嘛呢？”墨水朝坐在沙发上的三人说着，虽然已经知道了离开的办法很简单，但是不是简单的有点过头了？

“就...这样？不需要什么祭坛之类的？”三人瞪大了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那黑色的传送门。

“？咱们是恶魔诶，回自己家那不就是开个门的事？”墨水反倒满不在乎，公主抱起自家的崽子便踏入其中。

子墨牵起亨德的手，二人十指相扣，慢步踏入传送门中。

门内的景象让他们感到新奇，因为那并非是人们脑海中所想的那样荒芜贫瘠，遍地充满哀嚎和火焰熔岩，反而和现实中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切都是灰白的，仿佛褪色了一般。

“唔...”亨德有些害怕的攥紧了子墨的手，掌心中的温度让他逐渐安定下来。

“这里是那些被判决有罪的人的刑场，恶魔的家乡，同时也是不幸的始源，罪孽的终焉”墨水抱着麓恒朝着二人解释到。

“那到底是怎么离开？”子墨询问着墨水，他迫切的想知道该如何带着自己心爱的宝贝离开这有可能伤到他们的世界。

“这个...先不急，在那之前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来处理”墨水顿了顿，带着子墨和亨德一起朝着一个熟悉的地方走去。

“你猜猜谁是你的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朝着你摇尾巴呢！”

“真是条蠢狗！”

“这里可没有你的主人，但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操你，你的野爹多了去了！”

“你看你看，他的脸恢复了，再给他一拳，我还差十颗牙做项链！”

“狗东西谁让你休息的！酒端稳点！再敢打碎一个杯子就再拿你去喂狗！”

四人走入熟悉的酒店，刚一推开门便听到一阵吵闹声，一群恶魔正围在餐桌前叫骂着，似曾相识的场景让亨德反胃，也让子墨有些恼火。

“这里的我都认识，虽然不会帮助什么，但也不会和那些家伙一样伤害我们，去正经做个了断，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毕竟”墨水牵着麓恒的手走到一旁的吧台，调酒师穿着暴露的小老虎早已端来了一杯莫吉托，看起来墨水是这里的常客。

“你也很生气，不是吗？”

子墨牵着亨德的手慢慢走入人堆里，映入眼帘的，是身上戴着沉重纯金枷锁的落夕。

但他此刻十分狼狈，原本引以为豪的巨根被穿了不知多少个沉重的金环，原本的金钱与身价此刻是他最为沉重的负担，剧痛让他再也无法用这根费屌侵犯任何人，喜欢给人定义，却从不给正经身份的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义，只有被无数人轮奸强暴的无法合拢，只能被迫张开流精与腥臊肠液的肉洞在诉说着他现在是最为低贱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任何世界里，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是不需要负责任和代价的，即便死亡也要承担起生命的重量。

“你是，几个意思？”子墨有些生气，回过身看向墨水。

“你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了断，把那些愤怒发泄出来，不是吗？你替那些被伤害过的孩子了却了心愿，但自己的愤怒却无处发泄，活脱脱就像是，一个败者”墨水喝了一口酒。

“我没有！”子墨的另一只手死死的攥着拳头。

“你在痛苦着，你此刻还在痛苦着，你始终没有忘记你的痛苦，你既然选择了，你既然愿意承担这份责任，那么就亲手去把那份痛苦消除掉！不然就算离开了，也只会因为这件事情痛苦，到时候我可不负责给你心理辅导！”墨水生气的看着自己的同类，酒杯在他的手中被捏碎。

“还是说，你希望自己深爱的人背负着别人的所有物的名号，在日后被人看到后当街指出来，而幼稚又不负责任的始作俑者还没有人知道！？堂堂恶魔会被一个爹宝欺负！？那你可真是个废物！”墨水指着子墨的鼻子破口大骂。

“我说了我没有！”子墨不甘的回嘴，他的拳头已经握的不能再紧，但却依旧保持着牵住亨德的力度，既不会疼，也绝不会松开。

“那就去面对它！面对他！一味的试图忘记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当你之后可以笑着面对你心爱的宝贝，那才是真正的解决！”一旁的小老虎识相的扫清地上的残留物，并推过一杯放好了冰球的威士忌。

“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习惯了痛苦，将它当做日常，当做无法摆脱的阴影，你好好的看看他，他从始至终做了什么？”墨水将手放在子墨的肩膀上。

“他已经做到了！已经什么都得到了！我已经......输了嘛...”子墨瘫坐在地上，如果可以，他多想改变事实，回到过去，但改变过去是连时间恶魔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他什么都没有做到，他今后也再也做不到什么，他从没有真正的得到些什么，你心爱的宝贝现在牵着的，可是你的手，不是吗？你现在这个样子只是不相信而已，但答案就在你的手边，不信你可以自己问问他”墨水撑起子墨的脸，迫使他看着自己。

“来，你告诉他，你告诉这个白痴”墨水恨铁不成钢的跺着脚走回吧台，将杯中琥珀色的酒水一饮而尽。

“老公......你还是，很介意吗？”亨德看着眼前的小猫，突然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却又那么的陌生。

他对目前的环境感到熟悉，却对眼前的小猫感到陌生，仿佛对方下一秒便会抛弃自己，下一秒就会摆出嫌弃的眼神将自己丢掉。

“他从没有真正的得到过我”但这次，亨德不打算再随意的听人发落和处置了，他想留下，留在这只有点笨笨的猫咪身边，不论怎么样都不想离开。

挂满了各种道具的墙边，一抹红色吸引了小狼的注意，他一下子便下定了决心，“老公先等我一下下，马上就好”亨德松开了小猫的手，小猫有些不甘心的想要再握住，却终究还是将手停留在空中。

“可能......我的某些方面，确实是被玷污了吧，但是我从没想过留在他身边”小狼将墙上那条红色的项圈取下，“这次，我能选了，我要选老公”咔嚓一声，项圈牢牢地戴在了亨德的脖颈处。

由于体内充盈着子墨的魔力和味道，自带魔法的项圈开始慢慢生成了一块金色的骨头狗牌，将亨德与子墨的名字刻在上面。

“你也说了嘛，我是责任，那么”亨德顺了一根牵引绳，将其和脖颈处的项圈连接。

“你可要付好责任啊，笨蛋老公，也是我的笨蛋主人~”亨德走回到失魂落魄的小猫面前，不由分说的将牵引绳的另一头交到小猫的手中。

“对了...”小狼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脸，“老公给我的零花钱花完了，所以这个就老公来买！”亨德害羞急了，他一下子想钻进地缝里，只好扑倒小猫的怀里，将脸死死的埋在小猫胸口。

曾经没有身份四处辗转的孩子在温暖的怀抱里终于得到了归宿

而富可敌国光鲜亮丽的始作俑者却变得一无所有被各路不认识的人侵犯

既可悲，却又值得庆祝

又是眼泪，还是一样的止不住，但是......心里好高兴？

小猫微张着嘴巴，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滴落在亨德的背上。

对啊，我想要的只是他，和他，还有他做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毕竟......自己会竭尽全力不让任何人再伤害到他一丝一毫。

这样想着，小猫再次挤进了人群，而这次，落夕注意到了他。

“怎么？和已经被我玩过的狗玩够了......跑来看我笑话？”

面对对方的挑衅，他心中已无波澜，他只是将牵引绳与亨德的小手牢牢握在掌中。

墨水抬手打了个招呼，方才还喧闹的人群开始安静下来。

“算是来和你告别的”

“我告诉你，不管去了哪，他都是被我玩过的都有过我的痕迹！你去哪里都一样，毕竟你再怎么样也没办法改变过去！”落夕歇斯底里，此刻的他与高贵一词再也搭不上边。

“对，没错，但你和你所做的也只会停留在过去，不会再有未来了”

落夕的表情一下子僵在脸上。

“人，并不是只有过去，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成为过去”子墨从怀里掏出烟盒，点燃一支叼在嘴里之后便拍在桌子上。

“我们会一直呆在一起，我们的每一次未来，都会成为在一起的过去，当这份过去足够庞大，你就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子墨吐出一口烟圈，好像是下定决心了一样。

“即使那会很久，需要我们一起做出很多努力和改变”

“那只不过是逃避，更何况，你们又能逃到哪去！”落夕愤怒的喊着，却也已无力回天。

“或许吧，或许这就是一种逃避，但不论我们逃到哪里...”亨德把一杯亲手调制的紫罗兰菲士递到了子墨的手中。

为了这张害羞又可爱的笑脸，哪怕再怎么艰难，也无所谓吧

“那肯定会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你这个概念的世界呢”子墨喝了一口杯中的酒水，却没有咽下，他一把搂过亨德的腰，与自己最爱的宝贝一同品味。

舌尖因酒精有一点发麻，却又因对方的味道与气息而欲罢不能，他们亲吻着，相互摸索着身体，直到过了半晌，才慢慢松开嘴巴，拉出一道银丝。

“汪~！我的老公大人准备好出发了嘛？”

小猫看着这对充满活力的眼眸，对未来充满期待。

是时候出发了呢

“就是这里了”在好好“道别”之后，一行人离开了酒店，前往了世界的边界，一大片黑紫色的花丛中，两朵一人之高的黑色水晶花吸引了四人的注意。

“这是？”子墨牵着亨德的手，小心翼翼的在花丛中前进着。

“这里的每一朵花，都是恶魔的胃与地狱的连接方式，我们的自然和他们不一样，而你应该也猜到了，就是那边的两朵水晶花”墨水伸手指了指那两朵水晶花，很快便走到跟前。

“咱们要做的就简单啦，把它们切断之后顺着地狱与胃之间的缝隙钻出去就可以了，但是速度一定要快，因为缝隙恢复的也很快”墨水说着，伸出指甲快速的将水晶花的花柄切开。

一瞬间，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墨水与麓恒吸入其中。

“抓紧我的手哦”子墨感受着掌心的温度，一下将花柄切开，绚丽的水晶花一下子破碎消散，而花柄的破损处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亨德和子墨一同吸入。

“唔......亨德？”待他再次睁开眼时，四周空无一物，没有天空，没有地面，就这样漂浮在虚空之中。

“我在哦”好在手中那小小的爪子依旧那样温暖，那份温度终究被他牢牢握住，子墨和亨德一起看着这片空无一物的虚空，发起了呆来。

“其实......我有些事情一直想问老公”亨德突然抬起头来，“我明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有恶魔，为什么老公会说是因为我而诞生，感觉好多东西都是因为我，但是......为什么？”亨德鼓起勇气，一口气将自己的疑虑讲清楚。

“事到如今，我来给我的宝贝讲一个故事吧？”这话由他，与屏幕外的另一个他一同讲述。

“曾经，有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他描绘出各种世界，他歌颂美好，因为他的人生一团糟，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痕迹，也没有人在意，直到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开朗 但又有些没心没肺的孩子，那孩子和他有些相似，而且在一次奇怪的解围后，他对这孩子的爱意更加浓重，他想要爱这个孩子”子墨抚摸着亨德的脑袋。

“可是......这孩子有点笨笨的，他稀里糊涂的拒绝了那名青年爱意，然后又被人邀请，加入了一位神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成为了那个人的奴隶，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那孩子终究还是回到了青年的身边，可他的残响与身份却留在了那个世界”不知怎么回事，亨德仿佛听到了一阵叹息与啜泣。

“最后...那名青年支付了一点点的代价，才让那位神明将这个时间点分割出来，抛弃在这个世界的墓场里，他修改了种种这个世界残响的规则，而这样，我才能以恶魔的名义诞生，我才可以......接你回家，至少在现在，在这短暂的夺舍中，让我来欢迎你回家吧” “子墨”挥了挥手，朝着不远处的墨水打折招呼。

这便是他的愿望，一个很普通，却十分难以完成的愿望，但不论是内心的挣扎又或是折磨，它都终于结束，这颗种子，终于是绽放出了那黑色的水晶鸢尾。

不远处，墨水与麓恒满怀笑意的先行一步，寻找适合他们的世界。

现在，只剩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墓园漂流着，直到刺眼的白光划过，他们来到了一片满是星空的宇宙，他们看到了有关他们无数的可能。

二人因理念不和相爱相杀，最后踏上救赎的旅途。

二人因为一场秋雨相遇，获得了甜蜜的爱情。

二人因为相似而又不相同的遭遇，相互救赎，一起生活。

甚至还有子墨被亨德抓走调教，最后相爱的世界。

在那尽是悲剧的墓园之外，满是一个又一个广阔美好的世界。

亨德和子墨扭头相视一笑，一同期待着那不会再有痛苦和分别的世界。

“妈妈妈妈！”小小的猫狼一进超市就发现了正在挑选蔬菜的灰狼。

“哎呀~宝贝怎么还跑出来接我啦？”灰狼轻轻拨开被红色头绳扎起的辫子，将自己与爱人的结晶抱在怀里。

“谁叫老婆大人买个菜那么久，猫猫讲故事不好听，小小墨可闹着要妈妈讲故事后续呢~”奶牛猫不紧不慢的走到灰狼身边，伸手勾住那纤细的腰肢。

“咦呀~！叫老公带一会儿孩子那么费劲，大懒猫~！”灰狼捏着奶牛猫的脸，随手将一颗卷心菜丢进篮子里，然后一家三口有说有笑的结账离开。

“那那那，妈妈妈妈，后来小猫和小狼在新的世界过的怎么样？！”被灰狼抱住的孩子兴奋的询问。

“嘛~”灰狼看着孩子的表情有点惊讶，然后用一脸回去再找你算账的眼神看着一旁拎着晚餐食材的奶牛猫，而对方则是心虚的别过脸去吹起了口哨。

“他们过的很好哦，因为那只小猫吃了太多的金币，结果到了新的世界都花不完，买了栋漂亮的房子，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有了小猫之后，再也没有人会随意的轻视小狼了，总之，很幸福呢~”

夕阳西下，一家三口走在回家的道路上，两只同样白色的爪子又一次牵到一起，十指相扣。

而在灰狼的脖颈处，那红色的项圈上，金色的骨头狗牌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满是痛苦的世界。

但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所以.......它也必然会拥有，一个充满爱的结局。

饱受痛苦，被迫或无意间走了无数歪路的灵魂终于从令人作呕的牢笼解脱，得到自由和满满的爱意。

而花丛中那孤单寂寞的水晶鸢尾，终究还是为他而盛开了呢。

“怎么样？你的心愿达成了”

“.......谢谢你，谢谢...你们，你们帮我，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呢”